

隨書雜識

六

卷

リ 6  
4065  
6



文庵雜識卷之六



酒禁事

李明燮事

六漢犯酒事

申暲事

朴文純從祀事

縉紳疏

宋可相事

獻納黃最彥事

岳恩廟移建事

沈尹山訟事

承旨金應淳疏

持平韓後樂疏

趙載敏事

金右相事

酒禁事

持平崔益男疏

掌隸院革罷事

司直韓翼暮疏

徐浩修事

鄭履燬事

沈翼雲事

領左相削職事

黃景源事

百官廷啟事

趙載敏尹光縝事

新錄事

李復永事

趙榮進事

正言沈重奎疏

李萬軾事

掌令李海鎮疏

李廷燮事

司諫徐命善疏

正言尹光禮疏

金鍾正事

洪景顏事

科規復舊事

徐右相罷職事

毓祥宮舉動時

張浚事

李福源事

趙榮進疏事

沈履之謫事

鄭厚謙疏事

柳知養得養事

太廟用酒事

大訓改定事

山林解庶人事

黃景源事

士庶祭用酒事

鍊訓臺舉動事

親耕蚕事

崔益男事

諸謫放釋事

趙明鼎事

尹鳳九事

崔益男疏

市虎事

李宗榮疏

江都蛇妖事

持平洪九瑞疏

正言李奎緯

正言李命勳疏

金李對疏

北青布責事

捕將被刺事

受麥受繭事

順悌君殺獄事

正言任觀周疏

山陰人妖事

諸臣卞疏

持平趙昌達事

鄭弘淳事

李時中山事

三儒臣及李昌壽事

趙琰事

三相復除事

庭試重試事

持平申益彬疏

文庵雜識卷之六

酒禁事

四月二十四日正言具庠所啓武王禁酒猶曰祀茲酒周官  
五齊酒醴并設以醴代酒至於釀五穀之精取郁烈之氣灌  
地獻神以酒為本萬一國中有酒而只闕於廟則其情禮之  
缺事面之虧當何如哉伏乞更加三思上曰祭享代醴非徒  
誠淺亦此悚然今日若降太室用旨酒之令一國波蕩酒禁  
蕩然祭不敢瀆况奏何瀆五穀之說其亦有理臺臣所奏其  
誠可尚令太常稟處二十傳曰數昨下教非醴非旨予將作  
一方酒矣五穀為酒之法方禁而造方而王者之道亦何敢用非禮



之酒於太室乎批荅中下款語抹去以示予嚴禁之意六日  
領議政洪 所啓臺臣所奏太廟用酒既未蒙允中外不  
知之人至以為新臺進言舊禁快解犯者相續六曹大路清  
酒之現捉云更加申飭上曰祭享用醴國中有酒尋常悚然  
米則五穀中一也醴酒無他則所陳有理故小許一節聞今  
之奏米有云謂醴亦因此又聞或弛酒云不可不飭正言具  
庠罷職不敘

六漢犯酒事

四月二  
十六日

傳曰噫鐘閣之傍六曹之街放恣釀酒今聞捕捉以士為名  
者夥然當殿座興化門大會民士親問以士為名者令秋曹

加枷杻待令傳曰今聞捕廳被捉即士人而年幼之人豈刑  
放送其父李洙令該曹即為捉來其中捕捉燒酒尤涉可駭  
而所謂皮哥嚴刑一次傳曰犯釀罪人李昌福崔弘俊朴弼  
良李洙以士為名者也親問之時綻露無餘并六鎮為民當  
日押送傳曰犯釀罪人曹允載親問之時巧飭欺隱為民三  
水府罪人權喬即集示發啓權極四寸尤異恣釀飲藏後庭  
地中贓物現捉親問之時未及承款色黑山為民權尚謙雖  
在他家酒既捕捉於渠家海南縣為民傳曰今日觀之奚徒  
西部官餘部官員并施徒配之典當日押送二十傳曰非  
南泰會何以得九淵不為顧瞻舉論九淵南泰會特為加資

二十傳曰昨日事在令前故只隨定式處分而此後名以為  
士祭先以玄酒恣飲旨酒者當施無父無君之律二十掌令  
南彥或新啓權極會以犯釀者集示事有所發啓而不能禁  
堂涎家恣釀以致被捉狼藉自上雖已行削板不可薄勘而  
止請權極會亟施投畀之律又啓曰以士為名至有潛釀罪  
狀不輕而為民二字古律所無犯釀為民諸人并令即其地  
定配上以其啓先極後喬輕重例置倒其請寢為民更請定  
配意有甚麼命刊板彥或

朴文純涎祀事

五月十六日

傳曰洪範一篇之要即建極而以予晚學涼德顧八字之過

隆謂尊

此心悚然而執皇極之義勉勉不已予於文純有曠

去之感故南溪集刊進之命意已在矣頃者致祭意亦淡矣  
前者年少無倫之輩通文誣辱既已嚴處而聞太學尚寥寥  
之教頃者學儒之駭舉非為先正也意阻其事而然且豈特  
八道聯章文純為苦心與李珥文成前後一也予則欲體皇  
極之意而近百載之間君臣相學其宜泯泯也哉特召時原  
任大臣禮判詢問斷行者意蓋淡矣令該曹特舉先正臣文  
純公朴去采涎享文廟之典雖或有奇恠浮囂之輩焉敢異  
議於其間若有一分臣分孰敢跳跟關係此事者政院切勿  
呼望傳曰秉筆承旨李得培奏意外之恠語

李奏以為朴文純文廟事不可

自上獨斷必致紛紜云故若不嚴堤坊無以息邪說李得培罷職金華鎮除授於是承旨沈鏞金應淳金光國李宜老大司憲趙榮進皆上疏請寢得培罷職之命以重斯文祀典皆罷職故以外雖托於得培意實在於甚麼君可欺也天可欺也且知申之為此子果幾歲見欺矣沈鏞罷職不敘遂以尹東暹洪趾海李彥衡趙德成及武張志豐為承旨傳曰文廟誕享下教之後尚無舉行草記其欲觀為之乎事體寒心禮曹判書洪啓禧罷職韓翼謨除授傳曰修撰李晉圭不體龍灣不復復合東西之御詩下堂挺身先唱為此承宣乎有甚麼乎刊名仕板修撰朴師海校理除授前應教元義孫修撰除授傳曰夕

講大臣同為入侍知事韓翼謨特進官朴相德承旨金華鎮玉堂朴志源金載慎玉堂劄子大槩敢陳微見冀蒙察納事入啓金華鎮趙德成朴師海元義孫陳章儒臣一併罷職金載慎則覽其景象觀其聯名此李得培者類既已罷職金龜柱不體月臺書賜之意尹勉憲忘祖忘君金龜柱罷職不敘尹勉憲削職璿泐之趨附黨習子常淡惡李晉圭業已處分李聖圭亦不可罷職而止罷職不敘朴志源聯此劄若愚渠高高祖焉敢若此有閑倫彝永刊任版國舅項者書賜其子而若是欠教其子乃有趨時齷興府院君金漢耆罷職承旨趙德成牌不進傳曰其所違牌欲從時體耶且思其父焉敢



若此只推更為牌招傳曰今者下教四十年苦心為冲子深  
戒其教一下恠舉踏至徒受過隆之號白首墜建極之心何  
顏歸拜若是而何敢日兩明日當躬臨南郊代犧親禱令該  
曹即為舉行禮曹啓曰文純公升世采文廟澧享事來六月  
十二日為吉云前一日告由於大成殿而自前澧享之時例  
有遣禮官賜祭及教書於本家祠堂之規今亦依此舉行而  
頒教前例亦行於澧享翌日何如傳曰允大司成李潭掌令  
金著耆牌不進罷職承旨趙德成再牌雖承膺初則不思其  
君只知為黨罷職權導除授十八日祈雨舉動時傳曰堂劄  
首唱儒臣即為現告以入傳曰玉堂諸吏只知其官不知其

君散配湖沿傳曰劄頭李商芝入侍舉措放恣金載慎永刊  
侍澧案傳曰大司諫南泰著其習可陋削職教曰議論未一  
背馳建極之措紳問安時無下答之事皆退去又教曰首唱  
駭舉釀成恠舉之季得培永刊任版又教曰回駕時大臣外  
文臣勿論堂上堂下皆退去又教曰蔭官亦有偏論坐下使  
之者此類尤甚此亦入於未一中謂澧犯議  
議未歸一回駕時班列只  
雜職及武官隨駕蔭官亦退去又教曰望八其君為民祈雨  
昨日館儒生無掌議色掌勿論在外與否限十年停舉傳曰  
金載慎昨日入侍所謂陰秘今日內逐送鄉里太學及掌議  
色掌三十前年勿不得為之事定式施行還宮時今日駕隨

文蔭武雜技出身外并待命建明門當殿座教曰景賢堂名見二品以上陞堂其餘百官在庭傳曰身為經筵官莫知其君徒知其黨之時何用鐵牌分付該曹減下傳曰從享有命國是大定黃口儒生無君恠鬼之說身為太學班首敢陳於其君表裡和應背馳其君生負魚必明刊名儒籍勿限年傳舉當日內放送十八今日入侍時傳曰諸臣雖一時仍為著帽升堂則亦將君不君臣不臣今日入庭時自大臣至儒臣翰注一并罷職其他各司官負一并汰去負罪臣申晚洪鳳漢尹東度金相福上疏敢陳滿朝震迫之狀兼布舉國同情之實伏乞重誅冀收嚴旨事入啓疏中列書不為黨論之意政院啓曰正

言鄭景仁請對下教曰今日臣子何敢唱導聲入未乎先通差後禁推今日詣昌德奏諸臣之章當與冲子見諸臣等宣化門以此分付於是命諸大臣復其職百官亦勿汰徐命臣大司成除授大駕詣昌德宮諸大臣皆謝恩入侍時注書李益燒刊名仕籍傳曰柳得養所奏可見赤心特為陞敘以勵百人是時景賢堂入侍大臣以下伏庭免冠得養以直長從百官免冠頭甚禿上恠問之侍臣曰是病善柳善養弟得養上曰是柳釵之族命法太既而同仍任隨至昌德宮文班中百官上問大臣以下以次進對自今為偏論者是亂臣逆子至得養隨眾以為是乎遂有是教也五月十九日播紳疏批曰今者之章其果一皆革心而然歟予見多矣予不信也頃者却饌閉閣之時宜復有此黨而觀其所為猶復若前

乙亥受弔之後外似無黨一少字猶不忘焉以此觀之其君  
果有建極之聖功乎今日定從享若是甲乙其無臣兮四十  
年主人非其君而何此非斥先正即斥建極也意實大不敬  
今日特召大臣以下於便殿庭中洞諭四十年亘中之懷烏  
可已哉若是下教所謂百官見諸臣之免冠強勉猶不下地  
假承旨假史官之陞殿也何心舉頭仰望有若觀光極涉無  
嚴故其命自首終不肯為此等之人雖百年竄配心已不止  
決不革心是時大臣以下皆入庭免冠假承史命上殿  
有自班中仰視者上命自首皆不肯拖出以宗  
臣為堂后者聞懇測之教亦不低頭今日若此他日何言李  
得培李商芝極是回邪載頓何足道哉今者大小臣僚見一

老字其不若仇敵此亂臣賊子也今日四次祈雨又將欲親  
行而今無大臣無卿宰無百官而便殿只有假承旨一人假  
史官三人吁嗟軍號總管替行此四百年所無之事而聯名  
請譴喝導而詣臺若是放恣何心名帖今日臺閣景仁竟矣  
當詣昌德宮奏卿等之意此章藏于史閣與冲子當見卿等  
於興政堂傳曰前正言鄭景仁曾前兩司逡巡為事昨日詣  
臺手脚忙亂南泰著心雖陋矣意猶可尚鄭景仁端川府定  
配當日押送傳曰今日宜先正士習昨夜下教之時大司成  
所對唯唯意猶殊常今日高只得一掌議而來所見寒心  
大司成徐命臣稷山縣投鼻當日押送昨日食堂今日不來

諸儒生一併削名儒籍六鎮散配掌議宋緯明限十年停舉  
察判趙明鼎大司成除授即備兩掌議四色掌率來傳曰飭  
教之下右承旨李彥衡周遮成均館典僕阿護儒生成歡驛  
徒三年定配即日押送傳曰昨日下午教宜先此等人前注書  
李益燒巨濟府勿限年定配倍道押送吏曹右承旨權導左  
副承旨金華鎮右副承旨洪趾海同副承旨李福源傳曰徐  
有元頃者黨習心常惡之而今番播紳疏陳章亦不祭焉自  
陷於無所不至之科永刊仕版黑山島為民當日倍道押送  
世人一或有以士夫待之者此無父無君者也以此明諭柳  
鰲徐迥修徐有元之子永刊青衿案謝恩知經筵李昌壽執

義柳善養禮曹察判趙暎察議閔百興持平金普淳鄭煥猷

大司成具允鉦猷納享應顯掌令黃最彥知事洪啓禧掌令

李東泰正言李昌任司諫鄭恒岭同經筵鄭弘淳察劄儒臣

父削職現告前察判李景祐在簡前牧使李時中商芝前都

事尹之彥勉憲傳曰今聞大臣所奏徐有元已名帖云并分

揀府院君金漢耆敏用傳曰今番處分中推恩者令該曹推

恩告身一併取之燒之既燒告身之後渠焉敢一刻不磨其

若不為此亦無臣節也以此即為嚴飭今日內舉行按此後

教二十八日傳曰文純公從享禮祭時祭儒生得雨後當

親臨製述特為除講以此分付傳曰從享時不祭青衿除名

青衿錄祭畢後捧袖舉茶書啓事分付朕今日製述時傳曰  
首屈幼學李命彬直赴殿試六月傳曰噫昔年侍湯中李彦  
哲特放此亦聖意攸在既已事同其父配享何室况又文廟  
從享乎今日特為分棟亦仰體昔年盛意也補弼謂特為蕩  
滌弼謂文純子  
已科獄罪廢

### 宋可相事

五月二十五日社稷祈雨親臨時口傳下教曰今日摘奸禁  
草南得之即祭班監察宋可相隨聽書吏可相永刊仕版旌  
義縣投身倍道押送書吏申肅黑山島為奴亦為倍道押送  
此皆誠淺不飭之致特却夕饌以謝于神於是藥房啓請還

却收饌之命五啓不允諸承旨藥房提調右相金相福皆請  
對為許粥水刺進御

### 垂恩廟移建事

甲申春建思悼廟於杜洞洗心宮英嬪宮側既成 上歷臨  
視之傳曰親建宏壯丹青過於太廟齋室豈可以此視世孫  
乎此猶漢之未央其欲撤去以香大廳為齋室其他一依圖  
形中存減領相既承下教凡事問於行之前後戶判從重推  
考前後監董官令該府處之五月二十一日思悼世子大祥  
世孫宮二品以上問安六月十九日大臣洪鳳漢尹東度金  
相福禮判李之億入侍時傳曰今番先農親禱之日過丹門

大覺其誤伊何入廟之日當過乎此道意予則全其恩而復其號建廟神輦當作鳳頭之聲所謂過也上而陟降之心謂予何哉下而息悼之心必也惶感正定統之後此乃大關節也所重在焉何拘其細決意而召大臣而下教息悼廟定於東村村尾凡物將洗心所建者以建雖值動駕禪日以初丁舉行建廟若及期同日舉行戶曹即廳思悼廟移建基趾覆審後入侍事下教傳曰入廟日當親臨奠酌以此分付八月二十八日傳曰故世子之稱日後難便廟墓以垂恩為號事處分

承旨金應淳疏

甲申七月

頃日院議之啓以奉常之減定享需有欲陳啓者而其間自有參差之見議遂寢焉日昨偶見故參判韓聖祐墓文先朝有減定享需之議聖祐引朱子說曰今不能大計上下冗費悉行減罷而先減享需豈不未安云云臣既知其誤不能一言則不但負臣心意亦負僚臣也顧今上下冗費之可減者豈敢止於大常我朝享需當日諸臣所以參考禮典定為式例至為的當若以其需某件有違古禮議其更定則可也若遽減其茶食藥果之數真未減幾斗清油減幾升而計其除其一年貢價亦不過二千石云云夫以堂堂千乘之國豈可以二千石而遽減其不當減者乎今以各司冗費言之騎

省衛衛所軍價不能察也軍門之軍色貸下不能禁也度支之雜物色惠廳之原剩米皆歸於濫用而此外尾閭之泄可合查減者殆不知為幾千萬而乃為此十分苟艱之舉耶洪對疏自訟金 又對疏曰今此享需之導古酌定臣亦非不知其恰當而 我朝式例本不過豐又加節損豈非萬萬未安耶目今可減省者何限而遽先就莫重祭享議其減定何也新定之式大僚雖曰無欠臣決不知其為穩也大僚既以臣疏不得其衆班臣亦徑出云云於是金 命罷職仍退歸鄉里初領相建言享需多寡不齊請修整之蒙允洪乃擅減祭需而不復聞於 上人皆駭之至是因久旱

政院陳戎將草啓辭都承旨趙曦將言其事應淳等諸承旨皆止之既以外議以為應淳本媚領相而得至是今乃止其事而謗議誼然金 乃悶甚思以自脫乃作此疏得罪於大臣遂不敢留京乃呈辭出近郊以見縮伏謝罪之義久而得除兵議亦不入辭遶

趙載敏事

甲申七月十七日

領相洪鳳漢啓曰趙載敏海島宥還豈不懲勵既已蕩滌固當漸次收用即今長淵弊多難治請給牒差遣依啓校理李明煥疏曰載敏所犯不輕不可全釋請還收荅依施

酒禁事

七月十六日昌德真殿有蛇妖 命駕奉審改修仍下教求  
言政院玉堂皆循例陳章正言具庠上疏請開言路仍言山  
林之士一言不合便遭嚴譴况其他乎又言凡酒禁被捕切  
隣同坐之弊民間涵涵人不聊生之狀請極罷搜檢之命切  
隣之律廟享用酒 批曰用酒一節予意何待爾言而夏禹  
之不能禁者末世欲行雖不得玄醴亦酒也不若此旨酒宜  
無執搜檢之隣之弊予已先諒故切隣之請其不靳持者此  
也當下詢大臣諸臣而下教矣是後下詢將書教寢切隣之  
律洪鳳漢堅持不可仍止之九月持平朴相老上疏大槩請  
極罷酒禁以安百姓其疏設為問答以為尹九淵令前犯酒

宜赦而死南泰會罔切之賞宜還收答以欲亂亂我禁集示  
之九淵稱以北帥尤為無狀 命削職是後 命切隣不告  
者兩班則答其奴於是酒復行鄉邑尤甚不可止

掌隸院革罷事

甲申  
十月

十月二十七日領相洪鳳漢所啓掌隸院本是秋曹所屬衙  
門近來便作冗官自古多有革罷之議今當秋曹京兆革罷  
之時仍罷隸院屬之秋曹何如 上曰諸意如何左右相尹  
東度金相福及判書洪啓禧洪象漢尹汲韓翼謨李昌壽李  
之億金尚喆武將其善行具善復然判洪麟漢趙曦皆從領  
相之議 上曰依為之洪鳳漢又曰文臣通政以上甚多判



決事今又革罷曹司衛將責任甚緊古則專用文臣近來皆以蔭官苟充今後其二窠并以文臣直差仍帶五衛將何如依啓只以一窠永作文窠洪鳳漢又曰司僕自辟主簿之窠歸之吏曹使之差擬何如依為之又曰平市主簿市民詞訟依他詞訟職施行奉事升為主簿何如依啓又所啓同敦寧都正本是文官之職序居該曹之先間或以蔭官擬差依前定式以作判決事之代何如依啓

丙戌秋因傳漏不善五衛曹司安樂罷職自今用武

臣勿用文臣丁亥春復用文官

李明煥事

甲申十月二日

正言閔弘烈上疏言山林之士久無檢用之事政官宜推考

許之既而校理李明煥入筵言每年九月必有異雷今年姑未作然未知向前復如何宜加省焉上然之又言頃日臺望山林之士無一人擬望者銓官宜罷職也上亦允之領相洪鳳漢進曰近來世道轉乖似有黨習自上宜察之且吏判重臣也一玉堂徑請罷職其弊可慮也於是明煥罷職不敘尋命宗親府刊去明煥名於宗籍吏判申晦許適以存廉隅後數日傳曰吏判累辭得適李明煥退歸鄉里後十日病甚領相復奏之命復錄宗籍給牒仍放田里禁不得注擬後數日病死至申暲事復有還收給牒之命

申暲事

甲申十二月

甲申夏朴文純公既誕享文廟時議以為用調停論議之功也贊善申暲以文純外孫欲為之解其謗乃上疏言文純未嘗主調停如今時人也因攻丁未以後主蕩平之人於是叅判李滌上疏力言蕩平治化之隆乃由時宰數三人之功而舉歷洪致中趙文命金在魯等及其祖故相槩為言上荅曰事已貼然四十年苦心望八乃遂可以有辭於後世矣今予尊奉先正其本建極矣先正之殿食聖廟所重亦建極也予雖涼德自為其任不辭二字謂建極尊師則為其孫安敢復提以八字加之於君為臣子浮議復令傳諭史官重言戒之其章亦紙上之冷談亦非為祖下誣一何張大於是申暲復上

疏曰

甲申十二月二十八日

臣得見近者所謂李滌疏以為臣前疏當

著其祖故相臣李槩費辭詆斥臣之原疏蓋為先正之道不明一種假冒之徒憑公濟私貽累先正故不得不明先正之本末斥時宰之差謬而乃其憑籍主張自有其人如故相臣者李槩何嘗徑意而論及哉滌蓋枉用心慮而若其以時宰所為謂源於先正不謀而同吻然而合則僭汰甚而無忌憚矣先正平日悶朋黨之禍主皇極之道者實出正大公平嚴忠逆而別賢邪去褊私之弊此洪範之極致故甲戌重入之初惓惓於章奏者無非嚴懲討厲名義而後已辛壬之變視甲戌又何如也使先正及見之則必將沫血致討劈義理之原

頭鋤亂賊之根株惟恐不力唯彼數三時宰目擊幸壬之變  
身當戊申之餘而昧懲討之義明身家之私前牽後碍孰處  
難忘東模西擬唯利是求於是假借名目營立窠窩占畀忠  
逆之間迷藏於漢賊之際以便宜三窟之說各為苟容并進  
之計天經地義倚閣一邊甲乙彼己只管參合始謂疎通罪  
累之稍輕紛而泛濫凶孽之餘燼各薰猶冰炭之異而罔不  
白不黑之域中間數十年義理沈淪公議悶鬱士夫之廉義  
喪而壞國家多少之事累 殿下平明之治者皆誰之故也  
時宰之反先正而病人國者如此而猶慮夫世有公義秉義  
而斥之私意易綻家計不牢則妄引經訓曲正先訂為傳會

文致之計而周官引援何關於熙聖乎誠使箕聖之旨如此  
則洪範一篇何不助武王以兼用廉未之黨先正之意如此  
則甲戌諸奏何不贅 寧考以并收熙黯之徒而 殿下方  
且斥之之不暇又何從而曠感乎時宰之所為于先正何事  
而上以擬之簡賢侮賢極矣而 殿下不賜呵斥臣竊惜焉  
抑激疏以義理未雪不立朝者凶肚未化不革面者對待雙  
舉同歸之於潰裂之科而伐世德之彌綸彼此秉義難進者  
自不當渾合而其欲漫忠逆而一之則何其害理之甚也凶  
肚而不革面則是亦凶肚而已為大臣任國事者力誠討鷹  
鷂逐可也謂之潰裂而欲與和合何也臣所謂調炭和水者

此也雖則曰扶護正議剗削凶孽而果扶仰分明措置得宜嚴懲討之大經資神理之合典則兩相臣之復官何以始在庚申諸臣魁之伸法何以追行於乙亥邪所始復者出自宸衷追伸法者遲待乾斷則烏在其扶護而剗削也然善對揚者陞乎始而謂之致嚴於忠逆賢邪而系之曰調停乎朝著致嚴者既無可見而調停者宜為是設哉忠逆與賢邪陰陽而冰炭也惟是區別之未盡而尚可調停而保合乎時宰之案政坐乎此則臣所謂糝忠逆混賢邪者又未始不著題矣今激疏所以極口卞之者乃反所以實之也而猶且自附於洪範之訓先正之道人心之陷溺義理不明一至於此哉

苟不知調停之與混諸一而非二則亦無怪乎假聖經誣先賢而不自覺也臣又何足與之卞哉疏入 上震怒其疏有

廉來顯道之說干涉先朝也召大臣卿宰詢問領相洪鳳漢

進言請竄之乃免為庶人配機張前相申晚言其太過命罷

職三司官不言申罪者皆罷職仍命閔弘烈投畀以秋時上疏山林擬

用事徐志修以昨午請舉擬山林事又命宋齊善明欽以昨春上疏有洪

執義啓能金執義亮行并降為庶人并以昨春上疏事尹知事鳳九

削板以山林領袖李明煥給牒事還收前命又製下嚴提防裕後

昆綸音一通前副學金時粲執義朴致隆時在及申暉宋明

燮等後嗣王不得舉用又命納章疏之在政院者所書 尊

號中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八字

丙子李天輔等所上

親筆抹下領相請

不收不允又藥院湯劑不進御領相仍下教出闕外實召縉

紳文蔭軍職前御及罷職人當夜上疏盛稱朋黨之禍申曝

之罪請自今不敢復議黨論仍請還收

疏文見下

不允

兩司玉堂請對皆不允獻納韓必壽言曰此

尊號乃

仁

元大妃時所進者今不可如此始許還收仍命必壽除承旨

是時大學班首以宋申事將上疏救之發論而簡通掌議則

掌議俞漢緯徐宅修皆稱在鄉不署謹悉於是諸生卷堂而

出上聞之下教以為當躬守聖廟堂夜由集春門出臨大

學御明倫堂因奉審聖廟學中無一儒搜聚於泮村得若干

儒生大司成金尚重跪言將謁聖試士知委城內外諸儒皆

赴既已知其非實皆還走

上將入聖廟命守僕開門守僕五番者堅不從以為此門非掌議不

可開命下獄又命他僕僕亦為之亦下獄仍令他守僕啓之

明日還宮仍命京中儒生盡

停舉其鄉儒之四祖無顯官者悉差館學掌議鄉儒具聖玉

者因奏事拜禮賓參奉鄉儒金仰者稱館學疏陳申曝之罪

一如縉紳疏優獎之大司成趙德成上疏陳朋黨之害仍曰

自今黨論者以其罪罪之自

上不必貶損云云罷職吏判

李益輔開政金尚重金鍾正通大司

一則以少論一則以新擢故

藝學單

通蔡濟恭

南人故

受点洪名漢為同經筵

亦南人

沈鏞特除刑判

乃革罷諮議官典籍金益聲者當百官詢問時對以山林一

時削逸為過舉命罷尋命黑山島為庶人方申暲被罪日承  
旨金鍾正申之婿入侍書傳教不能出一言救之 上以為  
公心乃擢都承旨又除禮祭吏判李益輔又通擬大成鍾正  
上疏辭免不允尋拜義州府尹遂赴任鍾正疏曰十二月初臣之  
寵擢伊日下教若有取於臣之處義不勝惶恐之至假使臣  
真能酌量公私自處得宜何足褒賞而超擢之恩實緣婦翁  
之罪譴而晏然而承膺則人將謂臣何哉舅甥之間因此媒  
榮無顏對人惶愧而傷人直欲攢地以入而不可得也金赴義州

明年解還又上疏投邊見下  
○丙戌春申暲卒謫不敢

縉紳疏十一月  
晦間

伏以嗚呼黨論之禍可勝言哉其端涓涓其害滔天古之朋  
黨止於一世今之朋黨作為世守以至亂國家而極世道嗚  
呼黨論之禍可勝言哉凶孽不悛黨之故也朝著不清黨論  
之故也浮僥躁競黨論之故也數百年喬木世臣分門割戶  
各懷秦越心腸雖其畧有知識稍能拔去者固其黨心之謬  
固自不覺其墜落科曰上而負國下而害家嗚呼黨論之禍  
可勝言哉惟我 殿下閱歷百變人之黨孽如日月之獨幽  
陶鎔四紀俾世臣如天地之覆物使之懲創感化使青丘大  
小臣僚咸趨於體天建極之下舉囿於聖功神化之中 聖  
上鞏固宗邦奠安臣隣之盛德大業同符於箕聖洪範而若

其曠世相感先正臣朴世采是也向時承佐諸臣實出於斷  
斷苦心而臣等之進身而立 殿下之庭藉手而輔 殿下  
之治者亦推此道而已此道即先正遵洪範之道也即亦諸  
臣之尊先正之道也噫彼申暲以先正之孫乃敢投進駭章  
於從祀之後掩翳先正無黨之道背馳 殿下建極之化况  
其句語之萬萬驚心已悉於昨日請罪之奏而今則不惟暲  
自速大戾宋明欽等諸人亦已嚴處聖斷赫然羣情自戢從  
今以往孰敢有萌舊習而縮前轍者乎况臣等官雖有高下  
迹雖有疏近莫非我 殿下陶甄之物臣等之不敢為黨習  
殿下已有所俯燭而臣等亦有一段秉彝瞻 殿下非常之

舉承 殿下罔極之教心殞膽墜直欲無生雖未及親承者  
傳聞所及莫不遑遑舉皆同情臣等本來心事前日之聯章

獻納黃最彥疏

乙酉四月四日

臣聞伏節死義之士求之於犯顏敢諫之中平常無事之時  
苟不犯雷霆而振敢言之風則顧何以扞頭目於存亡呼吸  
之時乎我朝立國專尚節義扶植培養迥出千古夫何數十  
年來氣節消亡至於近日又有一種時議咸曰聖算彌高承  
順為恭愷此何義也是可謂愛其君乎今有父母有過徒以  
喜懼之情不忠垂涕而諫徒務順旨而從可謂孝乎向來申  
暲之疏誠忘矣而累延四人罰及多士疑怒層加處分過當

至於自示貶損放倒威重尤非物來順應不大聲色之道在  
廷諸臣孰不曰無前過舉而寧為屋下私談不能出一言匡  
救宣以王威難犯而然歟抑時議常勝而然歟是何祖宗朝  
累百年培養之功一朝掃盡而至此極矣儒林國之元氣而  
元氣之斷喪無餘言路國之血脉而壅闕已久若此不已則  
殿下雖為亡國之事而莫聞犯顏之言有圍城之急而誰  
效焚躬之忠乎今日國事可謂太息流涕之不足也臣與諸  
臣被罪者面目不相識臣非愛其人也愛其抄選之名也愛  
其名所以愛 殿下也抄選前朝之所禮遇士林之所宗仰  
而今因一句語妄發并與許多人譴罰書之史策謂 殿下

賤薄經術士則其餘累聖德何比臣所以為 殿下痛惜也  
何幸風雷遙改儒罰特解實仰大聖範圍有君如此益覺無  
臣之為愧今三陽回泰政 殿下轉移圖新之幾試於清燕  
之暇平心敘究亟恢已容之量并施曠蕩之恩豈不有光於  
日月之更也哉疏入嚴赦免為  
庶人配三水  
沈尹山訟事乙酉閏  
二月  
尹氏先祖高麗侍中瓘葬坡州焚修里年久失所在沈相之  
源葬其上諸沈恐尹墓事覺乃潛拔他人墓碣立尹墓以亂  
之甲申夏尹氏尋得其墓又得古碑石片又厚賂村人得知  
移碣事乃往碣主李家問其事李亦不知為尹誤也至是乃



覺之尹遂修築故墓承旨尹東暹等諸尹上疏請掘移沈墓  
沈之孫前判官廷最擊錚爭之 上以沈亦大臣難於遷之  
乃令各修築其墓不相侵犯至是諸尹改葬其墓遂直犯沈  
墓前為龍尾沈力爭之乃擊錚尹氏亦擊錚相訟於是夜御  
興化門親問閏月二兩訟人前僉正尹熙復前都正沈廷最  
拿八年皆七十餘各刑一次至朝乃罷傳曰尹熙復覽其供  
愚駭無識之人自當作此駭舉渠已遲晚既施一次之刑海  
南縣定配傳曰沈尹相爭其非在沈尹哥得古碣片後若常  
人則宜有處分矣而與他有異故使廷最從容為之若有舉  
措凡諸等事依常時例欲為下教近者違命廷最無狀無論

者有三取李哥之碑暗樹尹墓雖非渠為執此辱人無狀也  
一則仍舊貫之命可謂為故相曲盡則但當固執遵守下教  
可也末稍強以仍舊貫之教宜遵云親問之下不為直告面  
質之後猶半吐半吞末乃遲晚此亦無狀也且以為祖痛迫  
之心見其君之親問其宜叩地流涕畢陳衷曲即子道也即  
臣道也而舉止若常人非徒不流涕語無痛迫欺罔為辭既  
施一次之刑端川府配定後數日領相洪鳳漢言兩人將送  
死乞免配許之尹即死親鞠時獻  
納尹承烈啓以此等事宜付有司不必親臨差其代獻  
納李普觀啓以沈年過七十是八十之人不宜施刑罷職

持平韓後樂上疏乙酉四月  
二十日

昔臣待罪翰林也適有宋明欽洪啓能之陳疏 聖心煩惱

臺臣進言輒被譴怒校理尹勉憲繼請反汗賜以嘉獎仍顧  
賤臣曰余輩他日須效勉憲之敢言臣竊意優禮山林崇獎  
臺閣即我朝家法 殿下所常自勉者昨冬申暲之事臣不  
敢追提而至於抄選諸臣之渾被嚴譴當時既無見罪往事  
所不追咎而律同收司事近遷怒處分過重黃最彥之疏遣  
辭之際雖不無過戇而其心則可獎絕塞竄配此宜貽燕之  
道乎將恐林下之士相引深入言官含黑必至於道學不明  
諂諛成風可不懼哉疏入三日乃荅勉憲非獎其言也即獎  
其赤心今甬學其言而有憲心大意如此不能詳申暲事海東臣子  
何敢營護黃最彥即遐儒而趨時欲附者此正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者其為左袒今覽此章追憶頃日心若墮墜已有口  
奏何敢欺陟降其章給之永刊仕版是日大憲李澱上疏以  
為後樂疏既區別申暲而泛論他山林宜無罪請寢其命荅  
曰申暲句語夢裡猶驚云云四月十日後數日領相洪鳳  
漢因語次微及申暲事不允明日右相金相福因朝講又言  
宋明欽赤帝之說乃引用常語古人文集多有之不足誅  
上下嚴教罷職退出台旋即還收給命召金乃因而受之  
不敢辭又下嚴教責洋儒仍命大司成金尚重率諸儒入講  
金引疾陳疏不入乃改授徐命膺行公諸儒生入講是時嶺  
南儒為洋任者將率儒生陳章論申暲事且駁京儒但為應

舉入泮其外皆不投足大學不成顏樣仍發別替招集京儒  
叅疏而但招卿宰子弟洪樂任等皆避而不入但鄉儒居齋  
生十四人將拜疏未及其言四播仍遇嚴教而散去四月  
二日洪是日下疏曰賢關與四學掌議色掌四祖無顯官然  
純甫云後以差事昨冬己申飭太學掌議朴光輔四祖不過蔭官而  
大司成稟奏故命仍四學掌議皆是前套朴光輔何差於此  
乎大司成越捧丙戌六月始發命大  
學掌參用京儒如舊

金右相事

四月二  
十五日

金既解相職而仍任乃不辭而受命符矣後二日下教遞職  
曰申暲事句語夢裡猶愕卿之再昨所陳與予意同而其後

洞諭結語若何

即警

卿猶不止大臣可敬而不重何敢忘也

申暲疏所云廉來黜

道之說事涉光朝於卿不若此他何懲哉諸臣之言雖寢

其命但所重漢焉何敢忽也特遣承宣諭意許違其職一則  
欲示予所重之意一則欲滌卿奏對之誤也卿亦伸廉隅因  
此玉成之秋也卿分亦全矣仍命大臣付西樞後即為偕來

諭

二十五日○金既復授宜辭免不出而冒受

命符將行公未及而遠遽見讖於物議云相福上疏

承批乃出謝樞職

二十未幾復拜相五月  
八日

揆地何等職任而今之政府乃有羈縻伴食之堂出沒養病之坊動駕遠郊終不陪從於病差行公之後臺斥廟堂謂懷

持平崔益男疏

四五月

保顧戀絲毫無補此果卧閣論道之事耶聖明奚取於其人

而若是優容哉

指左相尹東度

大臣筮奏實出斷斷血忱而一言未

概遽然許副云云

右相金相福

前判書韓翼墓之弟敬墓無子蚤

死其妻又作故翼墓有子三人而不許立後既負其母之遺

托不顧亡弟之無後不料八座之列有此薄行無識之事謹

削之典斷不可已銓法不嚴私意橫流至以江村馬卒之子

乃廁於典獄之初任宜即澄汰銓官警責也臣於四月六日

行過湖西其日即秦陵忌辰笙歌喧咽該道方伯本州守令

并削職翰林韓楛冒補土班出入士夫家憑籍研槩之情槐

院已過况翰苑奏論同僚羞與比列吏隸莫不指笑亟宜刊

汰荅曰左揆事無乃情外伴食之斤何不補停大臣處分今  
覽甫章子之藥石韓翼暮罷職銓曹官特遞澄汰依施湖西  
伯前職本州罷職韓拯事依施左相出城遣承旨偕來於是  
湖伯尹東昇削職公州判官趙載履罷職既而載履以其日  
為其父忌日無張樂因洪相言仍任具允鈺為湖伯後十餘  
日金復拜右相出仕金致仁適吏書移拜戶書黃仁倫代判  
吏曹上疏以為致仁公平善政而重遭臺評如臣無能何以  
補職益男乃對疏曰即伏見新銓長之疏乃以前冢宰之守  
法恢公以微事駁去為自引之端臣之以微官事平穩說去  
者自有斟量以附於同朝忠厚之道疏出累日未見當之者

有一字自辨之章而他人之疏抻入甚緊臣安得不畧陳事  
實也 殿下之眷用於金致仁者豈不以故相之子善繼家  
學俾有一分報效而致仁外若承述內實背馳向來李滌之  
疏誠妄率在他人則尚或尤之至於致仁則似不必排擊如  
仇而長書告絕累月停望抑何心哉趙明鼎之文學優長歷  
駁清華而不過以家有舊嫌顯言枳塞當通之路提學果是  
公議耶一握銓柄取舍隨意反欲全諱於協贊調劑之家計  
隱然自占於言議峻激之別處恢公守法果安在哉去冬李  
暉之疏上疏盛稱蕩平之化引趙文命金在魯等六七人為  
蕩平之佐致仁乃作書與李滌以為妄引其先而絕之趙明  
鼎之從祖駁致仁上疏不能自辨但曰不欲索言乃命致仁  
致仁之祖

益男兩逆其職於是成歡察訪李益普狀啓以益男今行濫把驛馬又用棍杖也益男以備局即往湖南故時犯此禁云云上命拿推益男對

辭自辨其誣命御史李碩載暗行探問歸言益男果濫把一

馬載其伴倘又言湖伯奏樂乃樂妓私習耳其用棍一節御

史初出去時未有命故歸亦無奏教以此乃驛吏輩恨其索

駿受杖假稱多騎誣訴於官有此乃命稷山縣監罷職稷山倅初

時報狀營門故察訪推考驛吏定配益男以湖伯事失實罷職放送

湖伯尹東昇解削四月二日既而益男出外為殷山縣

司直韓翼謦上疏

臣弟無子天歿臣有兩子許繼其後之言丁寧言及於病革

之際其時臣母絕悲其後事之將絕而臣弟艱於子屬前後生男輒死故老人過慮且多人家可援之例故必令涎容立後臣之操文亡嫂有曰稟承慈訓忍能二三即此兩句可明臣心而臺言過切如此云云

徐浩修事乙酉六月旬間

朝講入侍領事洪鳳漢同知事元仁孫特進官尹汲趙榮進承旨金朝潤大諫嚴璘玉堂朴師海南玄老持平徐浩修史官洪彬入侍持平徐浩修啓請還收黃最彥免為庶人事上曰不允又啓嚴教之下不敢仍冒請違事依允嚴璘啓嚴教之下請違依允傳曰此不嚴懲四十年苦心因浩修而墜

矣刊名仕板傳曰嚴璘事已奏玄老亦無嚴事當投畀而十  
分然酌校理朴師海削職傳曰噫彼黨習浩修已意外諫長  
入侍其謂嘿嘿而不思所重意欲同套比等之類不欲深治  
修撰南玄老罷職不敘內局提調南泰齊許適謝恩正言李  
益煥正言洪鑰牌不進又傳曰徐浩修南海投畀當日押送  
南玄老安城徒配嚴璘削板朴師海告身三等律大司成徐  
命膺適差明日執義朴志源入侍黃最事停啓於是擬也人  
皆恠之浩修後以九月陳賀赦典特放

沈翼雲事

乙酉八月  
二十六日

傳曰沈一鎮事處分非為其所重在焉命調用而不為之

北面其君者不從君命而從浮曉可謂有君乎一鎮翔雲已

有職名翼雲侍從通清調用事分付

是時朴相德為吏判權  
導為吏議甚為難處後

數日特命除翼雲持平翼雲稱在鄉得  
適後數月吏判趙明昂首議正言不點

黃景源事

黃景源辛巳事後蒙宥仍還京屏居郊外既而入居城裡癸  
未冬吏叅李澈政拜豐川府使不敢辭而赴任明年謝病歸  
大臣洪鳳漢時時言其可念狀 上許通朝仕自經筵春秋  
清貫外得脩擬乙酉秋除右尹轉戶叅供職遷大憲不仕尋  
除敦寧都正出仕又因大臣言得復擬提學始上疏陳情乃  
出仕及文衡議薦時前大學李昂輔欲依前復擬領相洪止

之仍入侍言黃宜復舊薦而惶恐不敢擬右相金相福又言其可用上乃許浚薦備擬於是吏判黃仁儉復擬弘學末望受除於是兼兩提學以例拔其一但存弘學丙戌又除知經筵仍拜大學吏判

趙載敏尹光纘事

九月一日誕日陳賀浚疏決趙尹兩人領相洪請收敘左右相因下詢皆對以宜敘正言李永中上疏請還收又請不爭執臺諫罷職又啓請諸承旨不復逆者罷職依啓洪等乃上疏引咎以為十年廢棄一朝收敘誠為無漸臺議出於公議云云上久不允至明年正月始允其啓

李復永事

十月十五日

掌令安兼濟疏曰秦仁縣監李復永不歷辭臺諫而赴官臣之無似不能見敬於人致使法例緣臣而壞且其為人癡濫久在京兆厚招醜謗不可畀以字牧之任亟宜遠改允之

正言沈重奎上疏

乙酉十一月十一日

具允明父子兄弟平生無一可取西銓湖泉眷注何如而未聞有絲毫之報至若金華玉省至使蠢駘無恥之類一年之中次第特除人器不稱前校理具庠前修撰具廩亟命刊改前大司成李潭自在韋布素多誚謗及出榮道小無勤飭國子課試物色先定於考卷之前親踈較論於等第之時聽聞



俱駭通讀之事不自照管專委下官恣意昇降遐方通經之士皆抱冤而歸并命譴削上以為有黨心嚴教刊沈仕版又掌令安兼濟入侍陳所懷請開言路仍及黃最彥事宜容優之命刊版後數日李潭特敘持平姜趾燮上疏微救重奎兼濟下教不從姜避嫌玉堂處置以雖近塞責不可避職為目而出之上適姜職而以不善處置并適玉堂允明上疏辭職上以廉義所在許適允明時為兵判其弟允鈺為忠清監司亦許適也又是時庠製升補儒生初入庭懸題後皆出外舍製呈甚至於明日始來呈而場中無一人物議該之以為試官行私學教金魯鎮李龜柱皆罷職李潭亦遭駁

掌令李海鎮上疏

丙戌二月七日

天官佐貳最為一代清選論揀之法雖不如古未有若今番之極為清雜通塞惟意取舍不公必以有疵累之俞彥民無地望之尹東昇苟然充擬未知有何樣機關而物情未叶公議愈鬱臣謂俞尹刊板銓望當該銓官亦施譴責之典斷不可已也教以海鎮欲逐銓長而售黨習雖舉二人其心叵測不專在於二人依口奏例免為庶人放逐大靜縣又命考戶籍海鎮四祖無顯官其父年過六十為其父老又命抹去放逐大靜之文但令當日內即歸其鄉星州又命刊其名於仕籍又教以四祖無顯官者持平通清尚不可况正言乎初時通清前吏判金陽澤叅判朴相德叅議徐命膺招致待漏院

絨問其事三人并解見任越捧一等又教以大司成通清而未通吏議人并錄入又教以如此之事皆由於鄉儒之恐動明日庭試鄉儒不許赴舉今日內并逐渡江有一人留者大司成當施以海鎮律正月九日吏判鄭弘淳參判徐命膺吏議新通俞彥民尹東昇金應淳李彌洪樂人五人故海鎮疏及之是日命政院玉堂勿為問安又命內局三提調勿為直宿是時上候未寧有問安直宿尋命三提調罷職又不言海鎮事之臺官無鷹鷂之義大司憲南有容以下禁推吏判鄭弘淳上疏承批後不為出任命公州投鼻當日押送又大臣備堂不為即入次對命一并罷職仍即還寢使入次對又玉堂勿問安之教還寢鄉儒逐送之命還寢金陽澤

以平日心無查滓守禦使仍任

金初以守禦使當入絨問遣宣傳官奪符遠職今仍之

遂除徐志修吏判鄭實吏叅沈履之吏議即出謝恩承旨盡  
適趙重晦等并除行公傳曰今者青丘君臣之名猶承鷹鷂  
逐鳥雀之教視若尋常佯若不知此不是底其君乎是底其  
君乎移孝事君則忠羅仲素不云無不是底父母乎君臣之  
分掃地盡矣無其君之教不信則孔聖豈不云不是二字乎  
職在都憲亦為結舌大憲趙榮進削板稱在外臺并刊板其  
十二日掌令趙台命啓曰李海鎮挾雜私意肆然陳章瀆撓  
於靜攝之中揆以臣分極為無狀嚴處之道不可置之請放  
逐庶人李海鎮極邊遠竄上曰所請臺體即然依啓海鎮

配海南又傳曰今日海東有臣子乎望八之君因此其果添  
病自陷無父無君之域亦何暇借兩司聯名陳啓亦有舊例  
則一以趙台命彌縫以啓無據莫甚不然其啓掌令金漢老  
刊板諫院闕啓亦無據正言鄭昌順李命運并投畀當日押  
送又傳曰此時靜攝不緊公事留院政事酬應置之待下教  
舉行俞彥民自安州任謝官上來領相洪啓曰俞事聞其累  
字即指年前與李泰補兄補弟之事而其時白脫落空右相  
金致仁曰其查脫命還官四月三日

可諫徐命善上疏丙戌二月十一日

此不過一時飭厲之教而已有司之臣固當不亟不疾從使  
周旋或對或章以冀反汗而曾不留時惟恐或緩館隸搜括  
於泮村甘結通行五部無異驅逐幾千多士奔走蒼黃惴惴  
然若無依歸大司成權導亟施譴削之典傳曰海鎮時銓官  
之弟又若此無臣分矣徐命膺其敢晏然在職若有為其君  
焦心之心其弟決不若此若不嚴懲何以戒人臣侍湯之心  
乎鷹鷂之教佯若不知若是跳踉徐命膺刊板又命徐命善  
大靜投鼻四月質赦放回

金鍾正事丙戌二月十二日

金自義州遶歸拜同敦寧上疏曰臣之再昨年所叨恩資萬

萬惶愧尋常知舊之間尚不可因被罪而媒已榮臣則於男  
男之間當其罹譴之日反升起秩之恩未即引遞有失處義  
邊邑之除義同往役日昨膺命亦為承候之計非以官職自  
居所叨之職又係宰列實職不可因仍乞收資遞職傳曰往  
事只嘉其處義之當然何可彷彿於媒榮乎曾已行公今忽  
如此處義即當何樣機關先示微兆也金鍾正洪原投畀又  
曰申曝事追惟猶欲溘然此等事何敢更售於今日何敢循  
例捧入承旨罷職四月賀教因大臣言  
放回尋除圻伯行公

科規復舊事

丙戌二月  
二十五日

上下特教凡科舉試講洗其節目一切革罷依壬辰以前庭

試規行之明日領相洪請曰庭試初試亦當革罷乎 上下  
詢左右相金相福金致仁其意亦然遂依舊去初試其試官  
相避之法亦依舊革之庭試依舊行於春塘臺事定奪

鄭履煥事

四月五  
日呈疏

上候平復陳賀大赦副校理鄭履煥上疏曰昨日大沛宋明  
欽金亮行洪啓能三人獨漏恩典噫崇儒重道即我朝家法  
至我 殿下所以崇獎禮遇迥出尋常不幸年前聖心觴惱  
威罰荐加自此以後人諱道學之稱士畏經術之名其害殆  
近於設法而禁之不但為聖朝之累實違貽燕之謨豈非大  
可懼哉黃最彥本以疏逖之臣不勝忠愛之忱一言及此遽

謫荒陬亦宜并賜赦還四月五日入啓疏入十餘日無下批人皆疑  
恨玉堂同僚皆知幾引避不入直四月十五日政院啓曰修  
撰鄭昌聖親病徑出上下番俱空應教金龜柱特教受由副  
校理李宅錫親病徑出校理閔弘烈受由在外副校鄭履煥  
疏批未下副修撰朴師海尹承烈牌不進傳旨未下校理李  
亨遠推考傳旨捧入二負未差他無入直之負政官牌招開  
政 上於是始知鄭有疏是夜承旨洪晟注書洪相聖入侍  
傳曰身雖在於陽世心已無於世意日夜泔泔枕席若有一  
分秉彜之心此時豈忍若此么麼中官副校理章入啓已久  
掩置不奏今日乃聞此亦不意尤為無狀者李海鎮事才過

何敢若此使履煥眼有君父之心豈忍若此其欲即日擔舁  
昌德官謝過而未能此子不孝鄭履煥大靜縣永為庶人今  
夜倍道押送掩置不奏中官韓聖圭永列內侍府同任承傳  
色一并罷職既有禁令則何敢不奏而捧入此亦履煥無據  
莫甚捧納承旨李商芝海南投身當日押送袖手傍觀當日  
仕進承旨一并罷職都承旨趙榮進承旨金魯鎮  
萬恢鄭述祚李商芝李蕃建又曰身為  
宣傳曰以已愈呈告無日無之近日呈告捧入承旨為先達  
差都承旨  
尹得養諸儒臣牌招若違牌一并嶺訟投身此後凡疏章  
平復間一切嚴飭又傳曰鄭履煥疏令政院即為焚章承旨  
鄭尚淳除授左承旨尹東昇牌不進罷職代李潭除授傳曰

下教已久若是遲滯該堂罷職判義禁李昌壽都事汰去押去書吏  
嚴刑一次羅將刑二次承旨李基德適差傳曰中官無狀其  
不奏者韓聖圭吳命采金興燁并湖汾投鼻承旨李聖圭洪  
趾海除授謝恩政院啓曰副校理李宅鎮親病出去李亨達  
當入直而謂有身病累促而終不來依定式禁推依允傳曰  
必欲挺身於獨政之時有此叵測之事其時銓官沈履之高  
城投鼻沈擬入鄭履燬玉堂傳曰承旨鄭尚淳適差李在協除授李潭  
牌招藥房請對入侍傳曰今番庭試違牌為公乎為私乎已  
諭領相既聞此命意其必胥命或陳劄而側聽累日佯若不  
聞君臣分義寒心違牌大臣并罷職左相金相福右相金致仁判府事尹東度傳

曰注書洪相直只知黨人不知君父永刊仕板傳曰沈履之  
倍道押送又傳曰沈履之所謂無據改定鏡城府投鼻傳曰  
知如此而勸元亮讀書者其心無狀輔德李普觀甲山投鼻  
司書俞彥鎬鏡城投鼻前數日李俞達辭於東宮以為上  
有官講論文字傳曰都承旨徐命膺及李海重  
有未安之教二人引病出去除授皆謝恩傳曰鄭尚淳李聖圭許適徐命膺李蕃運金華  
鎮除授此時承牌何敢若此李潭李在協為先罷職洪樂純  
李海重承旨除授近日三司之臣一并罷職傳曰俄使之倍  
道矣以三倍道舉行傳曰宜端其本今處分宜嚴此輩今乃  
覺悟不可一刻置諸殿中都承旨徐命膺永刊仕板鄭存謙

除授領相洪率百官啓曰今此鄭履煥之所犯豈不萬萬痛  
惋宜不萬萬駭憤乎年前處分至嚴且重滿庭諸臣莫敢輕  
議而履煥妄自陳列敢請踈釋無所忌憚極矣其所自畏至  
矣臣等立 殿下之庭奉 殿下之命此等無嚴之類固當  
深惡痛斥况今 聖侯方在靜攝之中若或一番煩惱羣下  
萬分焦迫自經李海鎮以後臣僚尤當兢兢如慎而彼敢挺  
身如此苟究其罪尤極絕痛海島為民猶不足懲臣等駭惋  
之極相率齊陳請履煥亟加荏棘以盡君臣之義荅曰望八  
其君不能起動近者不無小勝若有秉彛之心豈無仍此向  
差之望而作此罔測無據之事此等無倫叵測之章置於公

車其幾日而今乃勸為此舉乎若此而何願於陟降君臣之  
分從此掃矣將此心亦何顏庭候哉所請雖脫依啓此外予  
無所荅矣傳曰今日海東臣子如此予自為之入來諸臣一  
并驅逐一人入來則守門將當以軍律是日事出倉卒百官  
多未來不成班故有  
此教傳曰今者之事三公何敢辭其責予雖英軟決不為苟且  
之君頃者試官其亦薄物細故處分諸大臣一并敎用當國  
大臣不能鷹鷂逐鳥雀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福右相金致  
仁并罷職以謝國人傳曰業已下教以卿為內局提調即為  
入來事傳喻于尹頌府事謝恩領府事尹東度尹初罷職今  
敎用如此  
傳曰洪樂純李著建踏下代李源福洪述海承旨除授禁府

都事柳光益鄭履煥梅棘事出去當直都事李星鎮海南投  
鼻傳曰諸臣雖泄泄予決不為不肖之君一則忍時方寸百  
墜予當詣於私邸復過三日而回隨時舉行傳曰其欲強作  
而不能運動動駕令中止十七日傳曰李普觀俞彥鎬事過  
矣傳教又周十八日傳曰下教若何而果川地境昨日始過  
可駭莫甚此乃書吏羅將討食之致押去都事柳光稷山投  
鼻書吏刑一次羅將刑二次湖沁定配禁都李應重鄭履煥  
押去代往傳曰今番違牌寒心莫甚其無臣分違牌臺臣一  
并刊板又教以無父無君大黨人履煥沈履之雖有擬入之  
失為有親在依初教高城投鼻又中官投鼻傳旨又周後十日

沈履之以母老因大臣言放謫五月二十三日李應重押鄭煥回

領左相削職事

四月十八日後十日兩相命復職無枚卜皆出謝行公

十八日傳曰再昨午熙政堂入侍時日記持入

朴文純從祀時諸臣入侍

請自今不為偏論事傳曰熙政堂半夜執手

執世孫手諭諸臣咸曰日後復

若此為亂臣賊子云而今日諸臣其曰忘此乎今番事一串  
貫未豈敢以無禁令苟且彌縫他人雖勿論其時大臣焉敢  
違乎前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福領府事尹東度并削職宜  
有分揀金致仁其時在喪不入故復拜右相兼藥院提調金  
乃謝恩十九日傳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思拜昨午柳  
得養所奏今聞其人遭故比諸不思其時之臣不啻霄壤得



養以微末庶官能知遇於其君今欲超擢無可施待闕服特  
加資調用以示此等末世獎一聳百之意傳曰尚今不忘故  
判書尹陽來能體苦心猶未能展布有其孫尹勉莫知何時  
闕服心常思焉况今日乎其偏母食物題給以示予意柳得養事  
見甲申五月尹陽來庚申夏間因上嚴教與景元夏對以後復偏論則臣為某之某蓋以俚語相辱之語為誓云

### 百官庭啓事

其日 上震怒左右相皆罷職獨領議政洪以藥院提調入  
侍傳曰今日此舉若遂巡此則知有履燠不知有君若不叅  
之人一并直捧嶺泐投身傳旨又命必於巳時內舉行於是  
領相出而出庭請命百司來乃率百官啓辭請履燠梅棘承

批此時事出急遽百官多未及會二品以上不過十數人又  
命未及來者皆驅出之政院急收百司舉案入于內久未下  
政院別抄錄不進者老病宰相十餘人將捧入竄旨二十一  
日 上乃命寢前命是時未然而名入舉案誤填進字者將  
上疏自首既而因寢命止之云

### 新錄事

丙戌五月二十二日

五月二十日領相洪啓請行新錄蒙允明日副學徐命膺違  
牌下教累百言促之至五牌不出乃改除趙曦亦不出大憲  
鄭光忠率掌令李之晦持平崔光壁入侍啓以命膺無他情  
勢而靜攝之中一向違傲寒心請削黜上特命甲山遠竄又

命趙曦三水投畀兩人倍道押送今日內過圻甸又教以命  
膺自私其子而不行錄其子浩修勿棟於新錄遂開政以李  
潭為副學又除授李亨達應教與副校鄭昌聖校理李在簡  
修撰李晋圭行新錄又教堂錄俾無遺漏於是取李獻慶李  
普觀朴相老徐有元尹一復鄭昌順洪景顏趙瑗尹弘烈李  
澤遂洪檢俞彥鎬李致中尹師國李得一宋志潤金魯淳沈  
觀之宋載經尹養厚洪龍漢鄭象仁鄭厚謙金尚嘿金漢耆  
二十六人皆四點明日即行都堂錄領相洪鳳漢左相金相  
福左叅贊李昌誼弘學黃景源吏判鄭弘淳叅判洪樂性叅  
議李福源行錄就初錄拔尹一復加取李鎮復李復祥二人

尹及兩李皆領洪入侍所議定鎮復宗室庶子即日開政鄭厚謙金漢耆洪龍漢及

李復祥李得一除校撰不即出皆除文兼適館職趙瑗入館

曦從弟之故御筆抹名既而特除徐命膺之子浩修為玉堂命膺及趙曦宥還瑗亦蒙宥

趙榮進事丙戌五月

鄭履煥上疏到院時該房承旨李商芝將捧入都承旨趙榮  
進執不許日寧得罪於山林不可捧此疏商芝不聽而捧入  
被謫趙以當日在院之人混被罷職之罰未幾叙用至是領  
相洪言曰五月二十九日趙本沮其捧疏而混被其罰可寬也上  
曰其果然乎則趙為賢即除左尹趙羞而不出

李萬軾事

上候平復謁 宗廟收儒生舉案設科親臨取京鄉各一人  
閔鼎烈宋煥億其第三李萬軾以格外見黜居數日萬軾特  
賜第玉堂尹養厚劄陳非格乞收寢之不從又數日六月十四日  
掌令李一曾啓請還收又啓其時三司入筵不爭執請罷職  
不允又喻以此啓若連啓則是亂臣賊子也一曾適差又數  
日掌令具庠連啓四十年前下教今不可食言云云不允遂  
適庠明日下教今日多臺稱在外者勿施更招違者永刊侍  
從案黑山島投畀於是臺官權穎尹錫周初稱在外既而呈  
身出仕因領相言遂各投畀海島萬軾南人其父庚戌送獄  
杖死萬軾以遺腹子往來闕下及老論宰相交結嘗三入濟

州存問謫官人以納交故相閔百祥最相親癸酉卒能伸寃  
其父云十七日李廷燮廷翰入侍時大憲趙榮進停萬軾啓

李廷燮事

六月八日尹鵬舉以通禮隨駕詣昌德宮同承旨李潭升資  
尋命除承旨臺臣任城啓以鵬舉北人卑微不可為承旨請  
改正 上命適承旨而改正之啓猶在尹本以富人北道土  
兵移居湖南與鄭羽  
良庶子 十六日司諫李獻慶入侍停啓其隣居士人李廷燮  
者非之李乃入而避嫌以為追聞物議則尹雖已適而改正  
之啓不可遽停臣未免踈忽之失請適事依啓 上仍命緘  
問物議言根李對以無所聞但物議二字乃臺官避辭例語

故用之傳曰白首曠年豈見欺於一獻慶更令緘荅凡三問  
李乃抵言李廷燮乃拿廷燮將親鞫大臣等諫止乃廷鞫刑  
二次傳曰獻慶不訊問意有在矣身為臺官與韋布論難臺  
啓指揮而引避一問再問欲為隱諱三問強對其欺多矣永  
為庶人放逐鄉里廷燮削名青衿錄永為庶人

歸鄉里道  
死杏州

正言尹光禮上疏

正月三十日

伏以上天默佑聖候康復連行展禮亟舉賀儀臣民攢祝曷  
有其極向日臺臣之既停旋避固已煩錯而威怒荐加迫詰  
言根名以為士者渠雖無狀半夜廷鞫聽聞驚惑竊恐有欠  
於貽燕之謨也顧今邦慶無強凡在飾喜之道宜侈推賞之

典而近者恩數浸廣濫資或繁名器輕而官方紊臣竊為聖  
朝惜之荅曰身為布衣指揮臺臣周之八刑造言亂言一人  
兼焉且名除青衿錄者敢曰以士眼無國也廷燮其雖無狀  
不捧招而直刑訊予自悔焉無一人匡救爾若陳章何不待  
此然營護庶人敢稱士人且喜志之典非為予也亦非為臣  
雖然一朔之內賞典聯翩事雖不獲已恐為太康猶尚凜然  
今爾之章無隱之心予庸佳之雖然為庶民謂士所辭職為  
先許施焉傳曰身為臺臣無狀庶民廷燮敢稱以士宜施同  
律而不足深非尹光禮永刊仕板於是新資人承旨朴性遂  
朴師海邊得讓李命俊尹得孟

皆以特恩  
升堂上

皆迸出獨有都承

旨李燮元又新資人黃海監司李潭安東府使金華鎮濟州  
牧使安杓亦特恩升者將下直入闕因尹疏而迸出命皆適職以  
仲庶隅遂除他承旨五人皆入直既而次對入侍 上以光  
禮疏首句稱慶之詞但稱天佑而不稱祖宗乃下教以光禮  
二字不書臣節都虧頃者金時祭既而嚴處况光禮乎特命  
黑山島定配諸承旨及李潭金華鎮一併仍任安杓促命赴  
任於是承旨五人入謝李潭金華鎮安杓皆入侍赴任夜留  
門出送吏曹三堂上此時違牌并罷職又命李廷燮身為庶  
民焉敢處於南門咫尺之地令該府今日內放逐鄉里司諫  
李壽勛不即承牌三水投畀獻納洪檢機張投畀傳教舉行

遲滯者當直都事及部都事并拿囚判義禁判尹并罷職謂不

即舉行放逐廷燮事掌令李之晦今日下教敢欲規勉刊板又教曰注

書呂善德傳命稽滯汰去宣傳官亦令兵曹決棍又兵曹叅

判尹得兩亦以新資引避不出移拜都承旨明日入謝是日

尹東度及領相洪鳳漢入侍 上問光禮於尹相幾寸乎洪

曰踰十寸而近代無顯官矣 上問東度見此疏乎洪曰入

藥房見此疏大以為驚恠矣 上連下嚴教且曰自今宜慎

擇臺諫也銓官非矣洪曰世道奇恠恠故如是如是矣

右出又明日下教銓官此後臺諫有名稱及抱才者外不得

輕先通清宋臺選如韓富歐陽尹洙等其揀且嚴豈若近者

驟聞而通清乎嚴飭銓曹此疏前修撰尹師國鄭昌聖叅諫

等疏皆不書祖宗字却不見罪

此疏後尹等亦自隱不引咎云

洪景穎事七月一日

是日玉堂徐有元洪景穎入侍徐徽及光禮處分事以為方今保嗇聖躬之方莫切於喜怒之中得頃日處分過矣夜深始服湯劑不瑕有傷乎上曰予之今愈是誰之賜而尹疏中不書二字極无狀矣昨日處分亦不費辭氣矣洪曰上番之言切宗願留念上乃下教曰光禮之遺二字不足以人倫待之前有時祭後有光禮一由黨心一則用意茲事其係莫重此後若復提起此時祭光禮復二君臣大闕決不可假借政院知悉明日徐洪復入侍傳曰人君御國惟在於勵廉恥今番事一儒臣所陳既有足矣之教則下番儒臣以九字

續貂其君下教誰不敢擻厓人臣自處亦有其道今日晏然入侍其君已衰不足擻厓而然耶全無廉隅下番洪景穎適職

徐右相罷職事七月十一日

六月中徐志修由禮判拜相於右相金致仁為內外兄弟金引嫌免相徐為右相徐有民望皆喜其為相必能有以裕民也累召乃入謝首陳保嗇聖躬慎辭氣喜怒中節又言收用廉吏上嘉納命明日三公六卿入對講國事七月十一日皆入侍諸臣請以上候平復設慶科不允右相曰如此大慶豈不設科乎前此邦慶雖未若此亦設科何況今乎又言

用廉吏懲貪吏事又進曰今日特召臣等乃宋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等故事也仲淹疏中第一乃杜僥倖也僥倖即内外干完之謂大抵近来亦有僥倖之事矣又曰漢宣之治宗勝於文帝而人必稱漢文者以其止輦受言納諫之道也伏願三思焉教曰右相輿儻之望而初登筵席恐或語言之不審而有葛藤無事而過心常欣矣今日所奏中今番庭試豈比前日不若此者大不審察其若為大臣掩覆豈曰孝乎其心雖無他其奏萬々寒心右相罷職於是領相洪左相尹東度救之不允後十餘日又傳曰今者小愈莫非陟降攸賜而申大修不書二字既處分於大修為大官而嘿々言

豈孝哉慶科敢曰不若此者猶有庭試云者心雖污濶豈敢若此其初嘿々寔予不孝蹶然而起呼寫處分然人心難測若不洞諭何以鎮末世是時徐乃遲回於門外除判府事上疏謝靜攝之時不敢遠去留住門外久而入謝

毓祥宮舉動時

丙戌八月二十七日依先朝故事兼以上候平復行進宴九月十三日為誕日羣臣欲進賀禮曹草記請依例縻練不允領相洪上疏及右相金致仁乞行賀皆荅以廷慕及太康之戒而不允是月六日原任大臣尹東度金相福徐志修禮判李思觀請對將入請教以請賀雖臣分則然而朝鮮無原

任惜哉尹等皆退伏闕外待命久不報又不許進藥於是都  
提右相金致仁提調李昌壽都承旨尹得兩伏閣外口傳凡  
六啓至夜三更始入對仍下教三原任罷職又教以明日是  
甲戌日當往毓祥宮以伸情禮明日遂行仍留宿又命時任  
大臣兌相藥院三提調玉堂兩司諸承旨一并適差命武臣  
三人為承旨九日始還宮歷臨義烈宮是日即禪日至誕日但百  
官問安

### 李福源事

毓祥宮舉動日不還宮命摠留宿仍下標信從駕軍換番左  
副任琰右副柳脩留標信請對玉堂藥院亦請對求即還宮

上以承旨留標信乃三百年所無之事乃權臣方命之慚  
宜施軍律而姑未叅酌命兩人拿囚時兵曹叅知李福源從  
駕出軍號以七日字入啓既下 上命復納之仍教曰冷水  
軍號書入之騎堂解見任李本取其日為初七日且據而出  
号不貼着即日事如伸禮等意故  
也柳元尋命竄配南中既而皆釋之

### 沈履之謫事 丙戌

七月二十九日修撰尹弘烈金尚嘿特除尹遠牌金在外命  
兩人三甲投畀三倍道發送明日政院啓辭曰遠牌自有例  
勤在外人所或有未足深罪請還收都令鄭存謙諸承旨沈  
履之金龜柱李性遂李  
海叅啓教以不知望入其君但為慢塞儒臣諸承旨適職鄭



存謙寧海府使補外尋改豐德沈履之巨濟府使補外三倍道赴任尋其地投畀初命首唱承旨外補都令自當既而教以都令方在藥院必左承旨為此遂竄沈也遂除尹得養尹學東洪樂仁嚴璘李惟秀李復祥為承旨皆入謝後數十日復拜李性遂朴師海金龜柱李瀕為承旨皆出行公而李瀕不行乃除金浦守未幾解職沈亦解謫而猶刊名侍從案鄭適外任入宴叅進宴

柳知養得養事

十月柳知養除正言將上疏請釋黃最彥鄭履煥政院不納其疏十日柳乃入侍陳所懷言聖候平復大赦而兩臣皆未

蒙宥宜皆釋之上曰其所處分即四十年調劑苦心也不思其兄熙政堂半夜以蔭官慷慨以奏之意初登筵席混同掩護不思其兄又何尊君良可異也柳乃避嫌請適上曰其不處分意惜鳥卵依啓柳既退上教以忘兄忘君欲為修飾其兄而發此也初柳得養既命加資遂恥而不出領相洪鳳漢托言柳以蔭官科儒若升資則廢科可惜上曰然則準職可也遂免堂上之資至是知養將上疏其兄善養力止之不聽承旨俞漢蕭金龜柱等亦惧生事不納其疏而托故適出其代李徽之尹著東李復祥亦不納柳乃入侍徽發之自以得罪必大罰止適差亦倖也

大訓改定事 丙戌

六月二十六日藥房入診左相金致仁判府事徐志修入侍  
上曰前年徐德修伸寃即為貞聖后之然也今日即翼陵  
忌辰追思聖妃親屬即金龍澤在於大訓宜昭洗之金曰此  
盛舉也贊歎無已且曰此外有四人乃與龍澤為同功一體  
之人并為處分如何 上問于徐對曰此乃國人所稱者  
久矣更何疑乎又玉堂鄭昌聖及南泰齊等極言其可雪遂  
傳教曰乙亥以後義理益明大訓句語不无厘正者金龍澤  
與紀吉喜重輦坐地異焉今問時原任大臣既諭心腹大訓  
中句語付標以下依此洗補於是諸大臣等看詳稟議改其

句語去其逆案二字頒布之

黃景源事

十月晦日掌令洪相直疏曰大提學黃景源為人諂佞行已  
鄙屈年前持平金養心以其掌試不公至請拔去文任之望  
及拜文衡不少遂巡揚即出自同無故之人其人雖不足  
責其官不可不惜亟宜改正荅曰景源滌舊調用其文才可  
惜故申飭行公二字之目 即改正  
二字 其何迫切予則曰過矣仍  
命解其本職吏叅黃遂歸長湍十二月乃上疏以為其時聖  
候平復命製教文故出仕耳仍轉歸江上

鍊戎臺舉動事

初禮曹以明歲正朝陳賀事取稟命停之大臣屢請不允十  
二月五日更請之不允下教幸彰義宮潛邸是日出都摠府  
訓將鄭汝稷兵曹郎兵鉉胄決棍領相尹東度左右相金致  
仁金陽澤解其任幸潛邸傳曰今日處分為臣乎為君乎義  
理團圓處分既定而此少苟且是何意也今予來舊邸意蓋  
深焉三相待命承相玉堂二品以上請對藥房請進藥不允  
徐判府志修請對教以今將還其止之明日乃還宮復拜三  
相皆入謝初九日次對又命復幸舊邸領相尹曰聖壽彌高  
病患平復宜有尊号臣等欲以大德必壽翌日乃瘳之意上  
踴矣備忘記三次受踴其猶醜然請賀拒之有此千之萬之

以此彌縫此豈臣分其誠可笑今日舉措萬之寒心今予尊  
踴是予鐵石今日入侍大官小官雖嫌從豈忍為此惜乎朝  
廷金圈玉圈於予代羞陳賀猶固拒况此請乎寔予之過海  
東輿臺諒此之人入侍大臣及承旨請對三司并罷職傳曰  
大臣舉措寒心三大臣削職徐志修拜領相韓翼暮拜左相  
平安監司金相詰為右相兵判朴相德拜平安監禮判李思  
觀拜兵判殷山守崔益男拜修撰於是領相兵判出謝前承  
旨李景祐洪樂仁權導尹冕東沈勗之武臣李彥熙除授承  
旨初十日夕後自舊邸出彰義門御鍊戎臺至摠戎廳經夜  
是夜大風雪寒徐韓兩大臣請對不許百官及散班夜出城

從駕散處閭家明日始還宮後數日校理李普觀上疏曰廷臣不能將順德意固有罪而不動聲氣而處之可矣小有激惱輒幸舊邸一幸已過而又復幸之又轉而幸鍊戎甚昏夜倉卒車駕未戒道路未及清炬不植列軍死行伍班無從官只以挾輦燈籠若干隻引路倉黃出都門外中驚惶瞻聆駭惑此何舉措况聖候方在調攝類觸寒威易致損傷及幸鍊戎臺則風雪沍寒猝御不烟之埃不潔之室聖體受傷如何哉幸而鸞輿遽返而頻失之戎亦宜深念也知事鄭亨復疏曰殿下志存簡約雖應行之禮或慮豫大輒加嚴斥曾前上疏疏啓累出一例堅拒偽謙之德固大矣今番大臣等之請

惟當徐下處分罪之斥之一張備忘記足矣乃反徑御舊邸轉出北門陰崖積雪經過一夜臣實慨然獻納具庠亦上疏正言宋志淵亦上疏略言之

崔益男事 丙戌

正言宋載經疏 十二月中批除拜雖叶於人望已非美事至如崔益男王署之命不勝慨歎此人自在常布行已鄙悖受杖於官門見縛於娼家桂坊之官即有較正之論則公議之不泯於此可見而三司春坊通擬無碍已極屑名詭駭物情况經幄之職乎亟收新命春坊臺地亦令改正也答兩司春坊改正則過矣 崔時在 殷山任

趙明昂事

持平林昂遠上疏曰近來廉恥道喪禮判趙明昂向來所遭  
宗難洗之羞交待道臣按簿論列非比臺閣一時風清則自  
靖之道當以僂人自處以謝公議而厭然自掩清官顯職有  
除輒膺庶義寧有是理宜亟屏出以示懲勵之典答過矣避  
嫌處置出仕

崔益男上疏

丁亥正月

臣孤根弱植不知諂事巨室昨年入臺目見有托病而不叅  
郊班者有兄弟不相許養者有捨家學而絕舊好者故出於  
公正之憤而一言駁正之所論未幾而相繼登庸臣既得罪

數三巨室則承望者逞憾報警臣亦自知此豈載經之所自  
辨哉載經後生焉知故事苟能記有於故判書徐必遠之事  
事則似不忍論人若此也

載經曾祖奎瀛為玉堂徐必遠論其不可故云

其云受杖

於官門乃是宗談臣於布衣時遷葬臣父奉事瀛於先祖叅  
贊臣寬墓矣例起訟端終至治罪為親訟山雖死無悔至於  
見縛娼家莫非搆捏可付一哂噫致位陰顯一遭臺評郊養  
年少肆然修隙循嘿姑息固是台司之伎倆而韓室無主祀  
之兒李潑抱告絕之書舉世皆知焉敢誣也苟使盡臣之所  
蘊結則不知將至於何境也喉院之臣終致還却此路一開  
人臣疾聲之呼無由仰達矣

再呈不為呼聲故云於是韓翼墓以左相

納命名出城外金致仁不為領相徐志修言其事遂命益男

刊板載經罷職左相遂入行公後十餘日獻納具庠上疏攻

益男言其奸惡不可用請屏出且數百言疏亦不報乃踏啓

字解其職崔與具素相親乃作此疏人皆恠之其益男疏政

院終不捧未經覽云後十餘日命復入具疏批以宵小之

張浚事丙戌十二月念間

兵曹叅判朴聖源引年乞致仁許之張浚以知製教作致仕

教文引朴甲子年啓請勿入耆社事 上覽之教以非所當

言令更製以納張則放逐歸其鄉長湍既而持平林鼎遠啓

請張竄配許之朴乃令李鎮恒改製以納丁亥正月同南有

容金尚翼致仕宣諭呂見浚製文

趙榮進疏事丁亥正月五日

正月初吏叅徐命膺政除宣惠郎李聖模為成川府使榮進

以大憲上疏曰聖模自惠郎以來有鄙瑣善事之謂今其除

美邑非矣此等之事宜駁正而臣則不能此見臣之病狀宗

難行公也於是聖模坐免而徐亦不得行公然趙疏既出駁

語而又為閃避若不駁者其立意苟且不正蓋畏聖模也聖

模為惠郎諂事洪啓能因洪請於徐而得郡云洪怒趙日已駁李乃

發趙之過惡目為蒼庀為其多髯色黑因有隙相絕

鄭厚謙疏事丁亥正月十二日

修撰鄭厚謙疏請弛酒禁 太廟用酒如法又言宋明欽洪  
啓能金亮行及因此被罪言官并釋放又言刑判沈鏞本以  
無識麁陋人蒙擢至此宜惶感自戢而專以濟私肥己為務  
此類不可兩銓度支之擬宜并改正答曰二事既受面飭焉  
敢若此沈事必叅涉如此然後為名官乎誠萬々意外此章  
給之永不叙用其明日玉堂入直金尚集徐有良上劄救鄭  
云鄭之此言非但臣等所欲言即國人之所共欲言答曰所  
奏於何而為今臣子焉敢開喙禁酒一節即慈聖深喜之慈  
聖之心如此即陟降之心爾等亦為大祝々文內醴酒一節  
亦不知乎無識甚矣昨以年少方長叅酌下教則止此可矣

憑此而為此駭舉無嚴莫甚又曰此類勸小兒而為此若是

和應此不嚴懲何君々臣々并刊侍從案仍命勿進藥勿問

候藥院及領右相徐志修并請對不許明日始許又命兩儒

臣刊板事置之數十日沈上疏自詔欲下核肥已事无

太廟用酒事丁亥正月十七日

丙子正月禁酒太廟用醴私家初亦用醴其後私家禁用醴  
又禁買麪為醴遂用玄酒而小民貧家犯禁食酒買賣多致  
富者五部吏隸及捕卒等因禁酒納賂致富自梟示命下吏  
不忍捕納犯者其酒恣行無忌自上年以來公私賣買甚至  
於市道上公然挈榼而行莫可禁心至是鄭厚謙上疏乃命

領左相徐志修韓翼暮奉常提調鄭弘淳及玉堂持周禮春  
官入侍傳曰乙亥以後禁酒太室用醴意案在於宗國昨年  
松節茶意雖重之深切竦然上候有風漸醫言宜服松節酒其法以松節為酒或作燒酒服  
之洪鳳漢力爭不可服諸駙馬等力爭之乃進服日三四次自內局每日納大椀進服果有效行步如常于今行  
步誠陟降所賜若此而太空用醴此不肖也昨日戶庭行步  
益勝如此而不復古禮於太廟此不孝也先命太常預備古  
禮來月初吉告廟社復古事分付禮曹於是太廟始用酒其  
民間禁酒如舊

### 山林解庶人事

十六日傳曰三人

宋朝欽金亮行洪啓能

所謂雖無謂儒林庶民三百

年所無之事扶植士林即我朝傳授之法特寢為庶人之命  
以示為後昆之意今則本事帖然三儒臣下教置之金尚明集等  
日又教曰其名係奏殿者不可輕議故今改院考奏而持入  
雖不舉名於奏殿申曝則不過拔名抄選三人既為庶人輕  
重倒置依昨日下教頒布於是執義李鎮恒上疏謂三人既  
放釋則以三人事得罪者并釋之傳曰於望八其君若是放  
恣極為駭然李鎮恒刊板捧章承旨罷職是夜承旨洪良漢  
任琰覆達請還收不允適差承旨趙德成請對不允刊板李  
鎮恒侍從案付籤明日又命兌為庶人又教曰李鎮恒豈心  
此乎昨日朝叅欲為處分十分叅酌承宣稟達可謂多事趙



德成亦涉放恣幾年苦心奏殿之後必欲爭勝曰有臣分乎  
昨日兌為庶人之命文周

士庶祭用酒事

丁亥二月四日

傳曰人子之道士庶貴賤奚異雖許醴酒俱於麩子至用蜜  
水薑茶以此觀之祭用三層王公用清酒士庶用蜜水庶民  
用玄酒是豈無貴賤一也之意哉亦豈挈矩之道哉其自冷  
節令士庶許用祭酒勿論王公匹庶為上而宴為親獻壽者  
皆許醴酒身為大夫非祭而飲者勿許清顯士夫以下勿齒  
人類雖小釀為人子弟非祭而何敢飲乎非祭而多釀之類  
切勿徵贖依法嚴懲街上使酒市場相鬪之類嚴刑一次再  
犯者加刑一次有多釀而歇治有使酒而不遵此令此當該  
有司之臣欺君也此後古酒房若請復古者此可謂萬世小  
人也勿論京外清酒後造紅白露者施以終身投諸海濱之  
律此非強竊其治有法後凡諸禁令一付法司

親耕蚕事

丁亥正月初命行親耕桑而親耕 上巳於己未甲申再行  
之親蚕則惟中廟朝一行其後未行命史官往江都考宗錄  
以來禮判申晦草儀注盖用宗錄及文獻考雜就之二月廿  
六日幸東壇親耕三月十日行親蚕王妃及惠嬪姪孫及嬪  
宮翁主後宮皆從依中宗故事就景福宮等蚕埘種桑木設

幙次其費用四萬餘兩戶判趙雲達主之是日 上詣宮垣  
覘採桑禮百官陳賀夜還宮觀者傾城儒生納舉案為赴舉  
計大學進箋其頌教文御製以下禮房承旨俞漢蕭加資

諸謫放釋事

三月十八日親耕蚕文科設行副修撰鄭厚謙上疏辭職云  
臣與鄭履煥所言宗旨同而鄭則配囚海島不見天日久矣臣  
則猥忝名宦獨可飄纓揚：行公乎疏入無批踏啓字以下  
明日親臨建明門試射命書傳教柳懿徐迥修鄭履煥黃最  
彥及李海鎮尹光禮李獻慶等凡被配庶人并解送

正言柳知養疏事

丁亥三月  
十六日

疏曰奉三無私孔子之童言子備官敬姜所戒鄭厚謙年未弱冠  
猥登科第既犯先儒一不幸之戒而曾未幾何直通春坊遍歷清  
要臣未知厚謙有何才識而如此乎官爵名號安得以厚謙而輕  
與之哉然而無一人言之乃反承順不暇此非臣私惡於厚謙也  
稍待其年長業就而隨材用之無所不可而官既太濫名亦太盛公  
無抑倖之義私無戒盈之心臣竊惜之且厚謙雖以三司為名此  
亦渠干預朝廷之時而向者太廟用醴祀典未復三儒被譴文教  
漸衰前後諸臣以言獲罪多矣獨用厚謙一疏而允之臣固知  
殿下奉先之誠而恐 殿下之視大臣三司反不如戚里一小臣  
也疏入 上教曰其兄得養則以蔭官慷慨進言此則不然其兄

為柳下惠云：仍命還給其疏而違其職明日駕詣毓祥宮歷入景福勤政殿舊地伏地口奏領相徐志修曰其言無此言意也左相韓翼暮及右相金尚喆持上體而涕泣掣曾不任因措曰柳疏妄耳恐傷玉體也 上以為大臣不請柳罪而徐則不為泣諫但笑語相雜而為之并命罷職乃命玉堂尹師國洪億除掌令執義尹入而傳舊啓不發柳啓命配大靜洪則前一日盛言鄭厚謙才詭可用及是乃發啓曰聖上向來處分出於大公至正而柳敢陳狂妄之疏請還竄之 上曰柳自有當律永刊仕板不齒措紳洪以擬律太輕引避 上曰為臣子若思勤政殿舉措必欲擯地以入而况目覩者乎無嚴莫甚洪投巨濟遂轉詣毓祥宮夜深還

宮尹改配海南洪則寢之韓金兩相復拜相以金致仁為領相徐志修則以前請雪尹先天尹九淵事削職仍命不進湯劄世孫再上疏請之乃許入診其明日三月十日又出幸典設司伏地奏後時日暝還入是日為皇明忘日口奏司直致仕鄭亨復上疏曰宗廟復酒乃出聖孝今柳不能仰認聖意所存其言忘耳直為罪之無所不可而勒臺臣而發啓事閱後獎宜節怒而加涵養之功也疏入無批還給李復祥時為成川倅以為官於其祖受命之地亦入口奏明日命違職以沈勛之代差領相金致仁言復祥之祖李健壬寅受禍於湖南非西路也 上乃悟命本道守令有窠即除以謝之

徐志修削職事三月十日

上既解諸譎命秋曹堂上持文案更加疏釋徐領相志修入  
侍言大訓既已駁正尹光天本以大訓事得罪身死宜復其  
官酒禁既已弛之尹九淵宜伸寃上無發落至是徐既罷職  
其明日三月十日傳曰光天事今日取覽日記其時酌處可謂  
寬典大訓雖駁正大訓自光天自光天何敢提論於今  
日乎禁酒之時尹九淵放恣釀酒既捉其贓渠亦直招何敢  
肆然稱寃乎徐削職刑判南泰齊以秋堂入侍肆然分疏亦  
涉駭然亦削職又傳曰柳知養即不過一小人滿腔猜心自  
露其態不足為道而至恨在心者為私意而復酒也其君俯  
伏草中至叩頭謝心之事使子弟當之則其心若何而左右

輔相一則垂涕一則慷慨而元輔則雍容暇豫笑語雜之尹  
九淵敢請伸寃尹光天敢請復官若此則其當請雪趙徵李  
得中其能國能國君能君乎昨日處分焉可已乎徐遂屏出城外

### 尹鳳九事

申暲事時御製裕昆錄論山林事蓋言家禮源流時中外疏  
章紛至先朝病患中疲於酬應以至病患添加云且曰丁  
亥溫幸時權文純尚夏受列邑饋問又諸臣入對則請留出  
而見權公則使之速去也至是前司直尹鳳九上疏為師申  
卞云裕昆錄有曰顏子陋巷豈受饋遺又曰請招勸行予見  
於溫泉云然臣師之往溫宮適在行旅親舊之在近邑送

助客厨雖或有之不過壺酒之屬則饋之有辭何可却之耶  
且先師入侍行宮其時子病將死不得已留疏徑歸此所以  
不能隨駕上京是豈因人勸沮有所前却耶設令有人入而  
請招出而勸行即其人自不誠耳聞先師何事哉疏入累日  
不報三月七日命承旨李徽之入侍讀其疏問裕昆錄何書  
也曰甲申年御製也命持入搜之館閣皆不得 上問承旨  
於何見之曰臣見於大臣金陽澤家矣命持入陽澤言家無  
此書遂不得 上曰尹年幾何曰八十五矣為師伸卞宜賜  
優批矣 上下嚴教傳曰錄中一事則尹亦不得掩諱一事  
則其文所言非指其師也即慨然於其時儒臣而留之即入前請

則今何敢替卞若此乎予當嚴處而聞甚衰昏此章決非自  
辨者其章下送尹在又命李徽之承旨罷職一營救又下教  
尹疏不得頒布尹故

市虎事

四月二十六日有虎入西門外噬傷四人衆逐之乃入於人  
家廳板底禁衛軍一人銳敘之獻於闕下

李宗榮上疏

丁亥四月  
望日入啓

正言李宗榮疏曰目今旱灾自昨年七月至今十朔終不大  
霈 殿下近來政令欠和威怒震疊動駕不時軍兵顛倒却  
藥觸寒處分嚴惡爵賞不慎柳知養疏浚舉朝焦遑夫向來

山林處分實三百年所無之事若早悔悟何必有鄭厚謙亦  
何有柳知養乎宜更下悔悟之意更招儒賢而用之又曰徐  
志修以尹九淵事至被譴削而非進退大臣之禮又曰宜聞  
言路受諫爭又曰李鎮復雖璿派近族年則童稚學則鹵莽  
數行跡劄不能自製經幄之任決不堪當宜今姑正又曰臺  
閣侍從如有疵累不可冒居沈翼運才學非不稱而不能無  
故則論人之職在渠不安名器難玷公議宜循改正可也又  
曰平安兵使李章吾兄弟貪淫蔑法章吾十年禁營專肥已  
一洞左右殆半其第近郊東西本營鑄錢外邑屯穀半歸私  
橐諸道軍布責捧純錢換質廩穀攘取餘利其在西閩狂悖

之舉一營噉、列邑喘、明吾六載興德稱以酒徒捉囚叔  
賂而放之八仙女之說即通引戲作之歌謂以淫女密桶搜  
索受賂許頌道臣廉問論責無官查狀可考而箴笠勸農之  
對為先欺天自知難容呈辭見罷其兄弟不可置之令有司  
嚴治可也答曰予過予豈不知究其本一躁字而然所陳可  
謂暮年藥石既過之事雖不能追未來之事豈不猛省李鎮  
復可謂玉成其人而句語無乃野俗乎今姑二字曾未見者  
何可翔行於今日沈翼運事於渠可謂曲護而行與不行惟  
在其人噫此人非為其人而有此舉謂為都尉奉祀李明吾事道臣  
既查則似非風聞八仙女之稱通引之歌非其正不可以聞

為爾惜之李章吾其人豈忍為此今姑刊板

持平洪九瑞疏四月二日

殿下盡堯舜之道躬曾閔之行雖其如在之誠而至有口奏之舉少有不概於聖心不憚頻數而輒以仰奏贖于祭祀古人猶戎其不欽 殿下此舉豈不為煩屑之歸乎一經口奏之後 殿下雖知其過而難於改之羣臣雖欲匡救而不敢開口言路壅閉臣竊憂悶唐虞三代未有此禮 殿下翔而行之恐 殿下過於孝非貽世之謨也荅曰世道日下人心乖欲顛而高 欲諭而邈 豈予樂為所陳是也可不猛省焉

正言李命勳疏

丁亥五月十日

江華留守李澱生長富家素知無識貪欲內熾陋穢外顯及登科第驟躋宰列銓衡參佐廟謨與聞固已駭物情而褻名器而曾按海西醜謗藉 巡路民牒不能自題馱來營中貽笑觀聽方任江都惟事貪饕有難枚舉而伐取石碑多至五十餘坐用選武軍官磨礪怨罵載路身為宰相不體 聖上恤軍民之意恣行無忌全羅監司元仁孫為人傾邪持身卑賤暗地營為不出造言害人稠坐分疏輒以醜說自盟服飾舉止全沒士夫貌樣精神意態惟在清官美職飄忽輕佻望之不似街兒市童亦皆嗤咲籌堂有司玉署長席何嘗一毫

彷彿而左右堯攬惟意所欲其在銓曹一政一望不能自主  
前瞻後顧隨處撓奪及叨雄藩暗劣畢露自知威望之不能  
彈壓專事沽譽而釣名到營之初留庫錢木無端發貨於營  
屬府庫幾乎蕩然如此不似之類亦皆冒玷宰列貽害民國  
宜加譴斥而改正使朝著清明官方不紊馬蹠入嚴教命勲  
刊去侍從之案仍命拔出屬籍於宗室譜中尋命入侍親問  
教以其對語有悔悟之意還收屬籍拔去之命元李皆上疏  
辭免許又引見命勲之叔海君下前  
教海運出其家乃杖命勲臂

北青布貢事五月二  
十一日

傳曰非為貢也其惜國體北清內奴婢貢布即衣櫛需而三

百年廣布而今年所捧不特麁布此望八初見府使怠慢先  
施不叙之典令該府處之掌令申五清上疏曰聖意雖不在  
於布而此教一布遠方愚民乃曰布麁而然也臣竊惜之亟  
收傳教以光聖德荅曰草衣草食之教五十前既論又况望  
八之年乎况昨年以来身不着帛袴其代用常綿布以此心  
何索細布乎雖然三百年所貢者非為布也為國體也而姜  
始顯申飭之命北清反為請寢此何分義五清罷職始顯拿  
問遂遣玉堂洪景顏往北清廉問邑事御史回啓不治之狀  
教以莫重衣櫛不為照檢付之猾吏又無名之錢恣意勤捧  
始顯命拿問六月十  
二日



受麥受繭事

五月晦日

上既耕蚕五月二十二日都承旨成天柱因事因周禮言古者親耕穀熟後王后取而藏其種於內至明年春耕時獻于王以脩種又繭成王后親受而藏之 上喜而從之乃命有司成儀注補錄於續五禮儀中 禮判李昌壽及致仍親臨受 麥陳賀教承旨及禮判頒賞然周禮記註疏等文但言耕籍所收藏於御廩每當祭祀納于宮中舂米為祭物而已無納于宮中為來春播種文又王后獻種耕籍而又無受籍田之穀以為種之文又親蚕後亦無藏種之文而啓禧等作儀注乃田籍田官刈麥獻于上則 上御殿以受之仍送于內

上因入內同王后坐而受藏之然此儀不見于禮恐其別有所據於通典大明集禮等書而為此儀也或問於洪則荅以无所考據且以意斟酌為之云人謂其無據妄作以應旨云

正言任觀周上疏

丁亥六月初九日○九月初九日○九月初九日○九月初九日

即令言路閉塞少有言則必被譴去而蒙叙則又不撿擬依前積塞且有人臺而欲有所言者則大臣重宰必陰沮而恐喝之云其以言獲罪諸臣一并進用以恢來諫之路又曰年前御製裕昆錄歷叙亂逆之由而至曰其本即斯文也其害甚於洪水猛獸然程朱之道學有川洛之黨未聞以此致亂逆云今此錄中字句之過中者特為釐正以幸斯文以

光聖德又曰近來廉防大壞只知貪榮不知廉恥為何物輔  
相體重君上有過不思匡救頃日以水原府使薦望之不即  
舉行至有備邊即決棍之命則大臣固當引義自列而一劄  
塞責抗顏冒出日昨又以進宴事仰請云今此進宴雖是應  
行之典當此悶旱之時不請祈雨先請進宴不勝慨然又李  
命勲之入侍也辭教非常非優諫之道也又曰專對任不輕  
而不當出來之圖像至達於筵中事極無嚴三使一并罷職  
使臣入侍進獻胡皇畫像上使都承旨宋瑩中以軍都目之  
室副使尹得養書狀李亨達是月初諸生進講宋催促官吏令書進  
說輕侮多士宜譴羅是月諸生舉案有軍都目之說諸生聞而捲  
堂宋上書自下曰其日下吏不即書納舉案故招致督責曰  
汝行書吏之役如軍都目之類亦未曾書之耶何不能書耶

此乃責下吏之言非涉於儒生也上命諸生勸入前吏判尹  
宋遞職即入以謝之仍以授兵參宋乃出行之

汲之昔年都政大僚筵斥昨冬復除其所冒出舉世唾罵都  
目親政之時上教以館薦道臣薦御史薦檢擬為教對以元  
無然此三薦在於曹中積成卷軸而白首殘年只欠欺君放  
恣無嚴若此為甚其所甄復及初仕非切姻則近族腴邑豐  
邑郵皆平日善事者之類及松都富人中路多錢者盡為差  
送醜言狼藉宜亟改正吏判申晦前任西藩溺於貪淫營儲  
蕩然不可收拾及叨見職已多濟私以凶東夏之壻肆然備  
擬於齋即亟施譴削長寧殿叅奉李潤臣即東壻汰去李明運  
為濟牧時專事剝割當被烹阿之典充軍未幾而放釋銓官

兵判李昌誼昌誼李遶擬於揔管亦宜譴罷明運永錮其身尹焘淵驕妄貪贓宜特拔將望軍門回示非大犯軍律不可輕施而訓將鄭汝稷揔戎使具善行以行伍間失措至示此罰何以抗顏於戎壇乎此後深留聖意是日三相金致仁韓翼暮金尚詰率禮判李昌壽請對復請進宴既而疏入三相皆納符出城命承旨留門出謝即令入來任觀周命配大靜其明日大臣等入城前相徐志修金陽澤亦參進宴之議故各上疏引嫌十二日教以任疏中雖是應行之典云々之文此句為無臣節更命柝棘其時掌令李台鼎入侍不請罪任為非命削職不言臺臣并削職

諸臣下疏六月二十  
六日間

三相對疏皆引咎乞免申晦疏以為官簿傳掌有數雖欲染指其勢難得又曰李東夏之壻非臣始擬且此等之人世多有之而無碍於仕路奚獨此人之积乎又曰臣雖疲劣豈可與如此臺臣相較乎尹汲疏曰臣年至宜退而不退聲罪之章出於大政時執筆之即極意譎幻專事危辱若有積怨深怒愈久愈深者然何其甚也叟上詰適增羞辱臣雖冥詬豈忍為此書狀官李亨達疏臣與僚价適見其本於留館之時驚恠而揮去使勿小留及其還渡江始聞其入於行中而不能自下宋瑩中亦陳疏不能自下仍自免職上於諸疏

皆優批凡此諸疏皆不能自下或自附於長者之義而以為不足下然實則難於下語而飲嘿以自欺焉申晦雖自下而不能成說李亨達果如其言何為而持納上前乎此亦不成說者

鄭弘淳事六月十七日

掌令李澤徵當守辛酉復官疏曰戶判鄭弘淳為人狠毒行身鄙鎖平生伎倆不過阿附鑽刺晝宵營度惟在背公濟私曾任西藩專事肥已醜謗喧騰及居銓地前後差擬卒多私好及太半釁累廢枳之人縱恣無忌宜刊去銓望仍施譴削疏入以傾軋下嚴教刊其臺望遂遞弘淳而以李思觀代之弘淳對疏亦不能自下但漫漶而已

三儒臣及李昌壽事

丁亥正月金亮行洪啓能宋明欽既解庶人之罰其後吏叅趙曦欲注擬三人於政望而不敢輒行乃請領相金致仁筵稟之上不許而嚴教之趙亦罷職六月中李昌壽為吏判是時李拜吏叅當任觀周疏浚不肯出仕累度催勉而後乃出謝至是將行都政上劄子請三儒臣注擬荅曰免其庶人意亦有在本事若何而視若常人事體不然二十四日傳曰覽其劄若非立功自效則欲免於其鋒舉措樞掬且崔載興亦是抄選而被削免今何抑此扶被謂不請崔之注擬以此觀之非感君言而承命實因此機而為臣之計也重臣陳劄古雖有之子幼時只見故相金宇抗禮判時矣今此經綸今世而然乎為

已而然乎可謂放恣李丞施罷職不叙之典南泰齊吏判除授

三相復除事

六月二十七日特除三相金致仁韓翼命承旨傳諭令視事  
三相皆引避以為遭彈未幾復除前職不可徑出 上連但  
之不應命乃不許藥院入診致仁時帶藥院提舉乃待命  
上命勿待命仍下教將出御興化門以謝三相令即入時刻  
於是三相皆待命闕下仍入謝因叅次對 上又命藥院輪  
直又命既輪直何不為朝廷問安於是二品以上皆問安其  
不叅者命政院察啓又下教即日行太廟秋展謁時日方熱

且欲雨 上候靜攝於是諸大臣藥院玉堂政院皆請對止之

江都蛇妖事

七月初一日江華長寧殿肅考御容殿有二大蛇交於影幘之間  
流沫汚筵留守鄭尚淳馳報即令禮判申晦往審仍命宣傳  
官急先探來遂改修幘禱慰安設祭下教減膳五日申晦復  
命特為加資留守給馬以寵是夏政院有小蛇入承旨尹勉  
憲枕中朝起始覺玉堂亦有蛇  
中入寢

正言李奎緯七月五日入啓

一世之諱言極矣雖忠謹之士亦且怵於嶺海籤錮不敢發

言何幸聖心斡旋其荅臺臣之批有曰予之規模頓異於前  
日曰予過予豈不知又曰既往之事雖不能追未來之事足  
可猛省人皆延頸想聖至治日昨一二言臣之處分又復如  
摧剝無餘伏願即下恩宥益勉虛受也臺啓停發人主不宜  
與焉奈何向來督促臺省請罪言者遂令臺體墜盡 殿下  
明主保無他憂千百代後安知每如 殿下聖明乎此路一  
開萬一後來引而為例驅使臺臣無所不有則國將奈何且  
殿下每於言者有所觸忤則強覓不當之字句輒托所重而  
聲罪以制羣下是以文綱日密忌諱多門人不得措手亦宜  
痛改焉今日急務莫如輔養東宮宜復兩筵之舊規無少間

斷也天地之道只一誠字 殿下躬不能察過治不能復志

喜怒觸激雷霆旋發幽獨之中私意未盡祛誠字之工猶未  
盡盍自勉哉古之士大夫所卜明者義理今之士大夫以利  
字代理字仇讎可忘而利則趨之親莫切於父兄而父兄之  
恩讎可背而忘則其如以義相合者當如何也李亨達之匿

祖怨而款仇家亨達祖弘述死於壬寅獄亨達薦圖鄭昌順

李昌壽之紆兄臂而奪文任乙酉昌壽通弘學其時其兄天

賦秉彛豈獨嗇於此輩哉只為利欲汨亂喪其本心二人者  
不屏四裔容置人類則後君遺親之徒將接跡而起請自今  
羣下之有世讎者勿令強容於僚寀之間凡傷風俗壞廉恥

者斷然斥絕焉。殿下躬檢至矣而國用日竭何也。貪風盛故也。古之宰相外屋過五六楹則謂之侈為外任者不敢求田問舍。今則無論文蔭武一經腴地則不但宏構疊榭良田美土又平分其貨以事權貴。於是宰相之富十倍於自為者矣。殿下未知此狀。臣謂凡屋舍田園之過制者依法典重繩之。居腴任廣占田宅者一以贓律從事以救民意。殿下亦於賞賜之際一切減省以紓國用。殿下方御壽域優老之典。迥出於古。然優之而已。未嘗用也。年未六十自有結髮則上以無用視之下以廢棄自處。廊廟之上皆是黑頭宰相。是以澆薄浮躁喜事覆餗皆由乎是。亦願留念焉。往年羣儒

罹罪士林喪氣而聖心旋回罪名雖解廢棄如舊向者銓劄

李昌壽疏

誠是意外羣儒既宥則在銓者自當循例檢擬若復斬

許則徐為陳請可耳。不此之為突兀陳劄於積事撕厓之餘隱若近日臺章皆由於山林為銓官者牽制被迫不得不為之一請者。然噫。真職不知何人而濕衣移着諸儒安得免熒惑之誅哉。且古之儒者朝廷禮之搢紳尊之章甫仰之國有大論必諮而決之。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忌。今之儒者一切反是。殿下不此之慮。反疑其主張時論。豈不冤乎官職。去來何關於林下而怒銓堂之不檢。乃嗾臺臣而擊去哉。殿下於數三儒臣。疑怒滋甚。廢棄如故。收司之律至及淵源。

夫亂逆之作何與於斯文而乃以激成禍亂歸之於先正而伸暴之章九尹鳳疏曹出於為師何犯於邦憲而不賜一字之批臺署之臣熟視而不言出納之地拱手而唯口此國朝之所千載之下謂 殿下口抑道學口豈不為聖德之累耶願於絲綸之斥及斯文者并賜還收以光聖德謂裕昆錄文孔子萬世之尊百王之師若有一言不敬者罪同悖逆法在罔赦向年播紳之聯劄也甲申申曝時右議政金尚喆於諸宰之坐曰上怒如此雖孔子請罪之疏為之口外无可奈何云言之絕悖至於此極其侵侮聖人慢忽乘輿之罪不可置之金亟為遠竄勿齒於紳清州淫獄牧使李益炫不究而撲殺御史徐命善

暗行時廉得實狀構成啓本而出道之後乃變其說不可不更查也但益炫自決是獄傾一州之力締結中外傳言狼藉宜擇剛正之人行查焉疏入命奎緯入侍仍命黑山岳椿棘尚喆走出城外納命召初奎緯入侍 上問言根對以李瀾於臣六寸親為臣言昌壽及右相事而昌壽事則瀾為諫長時嘗欲疏論的實矣命瀾拿問捧口招瀾招以為兩事元無酬酌之事皆孟浪也傳曰李亨達之事此非所取言者而下問匿祖之本以具庠鄭昌聖兄弟為證萬口無狀此黨心李昌壽紆兄說無倫特甚辱其弟而使其兄感惕此習古亦無間且傾軋大臣雖或有之一臺臣請竄即三百年所無之事



甘心舊習傾軋朝廷眼無君無國若是放恣其章即為給之  
勿為騰播又傳曰李瀛口指奎緯白地援引無君無倫李瀛  
放送又傳曰問於李瀛本事若是孟浪於卿何有即為偕來  
事傳諭右相又傳曰事關裕昆錄尹鳳九以老昏非其辦得  
故不問而渠若有秉彛之心拱手唯口之說何敢萌於心而  
形諸言乎分義墜而無倫其令倍道夙夜押送都承旨俞漢  
蕭上疏引嫌給其疏不給仍行公其時承旨尹得雨在喪李翼元洪樂仁外任尹蕃東

自刑議移承旨一辭兩行公李則時無職名故無辭免九月引右相金尚喆言始解其謫放逐田里

金尚喆疏曰臣之忽地遭罹誠一萬一奇恠而人之論臣罪

狀於四年之後者一則侵侮聖門也一則慢忽乘輿也言之  
虛妄雖不足卜為人而得罪於先聖為臣而得罪於君父負  
此罪名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惟我聖明赫然在上問之  
言者之不足終與言者舉其名者而問之情狀畢露昭釋無  
餘雖使臣自為之謀無以加此若其千不可進萬不可進者  
噫唯相銜是耳刊臣職秩勘臣之罪以快人心初七日優批入啓  
以茲事落空宜勿嫌而偕入也金累上書不進且曰播疏時  
臣為受播紳名牒出坐籌司空廳時夜已闌孤燈耿々未知  
稠坐者何許諸宰與之倡言耶今以無叅證無執跡之言忽  
地誣人况其時只請收還不敢承聖教謂尊號初無入請親抹事

罪之事則似此悖慢之語臣何故無端發諸口哉其言太不  
近理也其疏兼論申曝事也且奎緯筵奏云聞於多人非獨彌一人今  
則彌虛罔如此不知多人之中別有公證者否七月十三日  
始許遞職而命入侍累命而乃入侍於是館學諸生將上書  
討金罪於是朝臣恐其生事奔走止之遂不果上疏云禮判  
李昌誼疏曰奎緯叵測之言於臣弟則顯辱之於臣身則陰  
持之并驅於傷倫之科白地做出以鱗一門發緘言者雖不  
請主通銓官俱在焉敢誣也亟降明旨以雪罔極之誣優批  
荅之八月金復拜右相行公

捕將被刺事丁亥正月十六日

捕盜大將李恭祥有所私婢其奴與之私奸即於夜入其室  
刺恭祥腹潰出腸乃以葛縫而納之僅不死其奴斬於沙場  
其婢初命海島為婢尋命賤人非王命所及遂勿施

順悌君殺獄事丁亥七月晦間

宗室順悌君烜以橫虐稱是時以私事打殺一常漢沉其尸  
於井中其妻呈狀部官檢尸以溺井自殺為文大臣聞其狀  
白於筵中於是刑曹草記覆檢乃以打死為文命烜拿聞烜  
自忖以為其人以事招置於家中忽於夜亡去其明日因洞  
人汲水者乃知自投於井非渠打殺也 上嚴教以烜為欺  
君而不直陳無狀特以入議免當律不償命南海縣遠竄

山陰人妖事

山陰私婢終丹者生七歲忽生子縣監李瀟報于監司金應淳曰終丹以辛巳生至于今年丁亥六月生子其女初生一歲月經水生二歲生陰毛今方七歲無人過而懷胎其身日就月將以針尺量之恰為二尺五寸自官親往查詰則其女言語未瑩生恟失溺號泣而就其母其所生兒則形容無異於凡兒云金乃狀聞閏月一日入啓上聞而驚且憂慮教以此乃恠事其兒若非終為名將相必為甄萱符堅之流左相韓翼暮請欲除去之上曰不可豈可逆天理而為此乎乃遣御史具庠暗行探問其明日又傳曰終丹之雛非禽非

獸亦人也亦非郊生此亦海東一初生赤子也以此為恠必除乃已世間殘忍豈有若此以此下諭嶺伯閏月二十八日具庠還啓曰臣暗行探問後仍與本官李瀟及丹城縣監趙鎮捉致終丹之兒二丹及其父母則二丹招內丹城鹽商宋之明者年三十三常往來寄宿上年秋乘家中無人與終丹交奸生子於是終丹及宋漢父子皆捉來并納直招如前終丹果七歲而已如十二三歲夙成之兒云於是傳曰御史復命交奸之人不杖自服與予所料相合但日就月將之說比論於終丹而無識面任雖為此言讀書士夫豈謄其言報營門縣監李瀟刊板又曰安陰山陰接畷頃有希亮今有滯

婦縣名不可不較正安陰以安義山陰以山清改之以李復永為山清縣監即日發送其兒與母及夫皆配海島

持平趙昌達上疏

閏七月七日

疏曰世道漸下百恠層生播紳之間彈劾相繼位著殆空氣像愁痛物情疑懼排布所在非銓衡必文任也前叅判徐命膺本以狠愎之性兼有回邪之行喜事自用舞奸自銜始則沮戲播疏見棄名義終則諂附士類圖占清宦跡其行已千億化身以至都憲獨通之私書發詰於政席之酬酢而猶不自愧昂然自大文衡極選百計鑽刺而濫通銓柄重任又欲一蹴而驟升又縱其麤悍之弟命淺口之子浩奔走締附又

以清選啗人召募逐利之徒粧出揆面之鋒睚眦者必擊之捱逼者必濟之文垣銓地必欲專占且其前後叅銓惟知濟私才經泮試厚招物議命膺銓望及文衡之望先行刊板仍治其壞亂之罪斷不可已也疏入嚴教罷職八月二十三日命膺子浩修為玉堂聯疏攻趙榮進為海伯貪饕鄙悍命膺為其代知其狀及為銓叅塞其經筵提調之望昌達恨而為此疏也亦批罷之

李時中山事

丁亥十月

前楊牧李時中家有一亭子在楊州鹿川自其祖相國濡始置有林園樓臺之勝是時李居其母憂在廣州故叅判朴弼

均之孫喜源將葬其母於亭後李遣其子承旨商芝及商菜  
禁葬朴呈狀畿營久不得決乃上言以為初買墓地于李亭  
後而與李亭相去遠隔數崗過千步而李乃伐喪又納穢物  
於壙中又聚軍鳴鑼以守之不得已權厝於其近處而將擊  
鉦則兵曹即拒不納以至是耳於是李商芝代其父上疏對  
十日十月十七日入啓是日上教曰一則護舍一則為親輕重判異遂  
臨門招朴喜源李商芝親問商芝時病甚不能出時中代入  
上問以伐喪納穢時中不服乃曰以灰水雜惡土納之遂杖  
十九乃服仍舍之上又問亭下有田幾何對曰不知上  
謂其詐更問之對曰有數石種地遂命承為庶人徐命臣以

兵曹參判不捧擊鉦謫配南海後數日時中解庶人自後擊鉦者紛

紘使不得禁

趙瑗事十一月二日

二十一日傳曰有追慕萬倍者當詣舊邸遂幸彰義宮備忘  
記今年追慕此心一倍諸臣明年皆曰稱慶予心若此諸臣  
若此將何禦明年為聖壽七十五過於太祖一歲特來昔年  
所賜之第少伸此忱噫昌德廣延樓必是澄省樓誅嗚呼重  
光辛巳年雖八歲未能成禮故其年莊樂况戊子諱年乎太祖  
之令禮官戊子一年依重光辛巳莊樂云上又下教曰待明  
當往北漢政院知悉又曰人君下教何敢不頒布乎又曰標

信不受於古所無當該承旨通差為先拿入右副尹又命湯劑不進於是藥院政院王堂領相右相及前相金陽澤請對乃寢北漢之教仍進湯劑當夜還宮三相原任皆入侍教以明年正朝至冬至賀之為名皆以權停承旨拿入事還寢二十五日校理趙琰上疏曰日前 殿下有非常之過舉噫我殿下寶篋彌高大德愈彰今日諸臣其欲稱慶者情理固然殿下孝切追慕不欲勉從偽謙之德熟不欽仰然諸臣以誠而請之 殿下以誠而止之當請而請可止而止情意交孚則此豈非和平之氣像而今而不然下揣其上上疑其下認無有為隨事致激終至移蹕於舊邸徹宵於行殿而北漢臨

行之教承宣拿入之命皆出於激惱其為聖德累之顧不大歟 殿下低視臣僚小拂聖心輒下嚴旨而諸臣悚畏震懼惟以容悅為事一有事焉則展轉相激靡有所屆廟堂不能匡救臺閣不能諍忤且 殿下每當過舉輒有中批非一非再便成例規若此不已則要寵媒榮之輩安知無希覬之心而幸 殿下之過舉乎亦願 殿下深加難慎以重官方焉疏入嚴批刊板給其章是時都承旨蔡濟恭以微事升嘉義舍人李在簡升承旨皆引嫌而出命遞職伸廉隅答藥院曰再昨日事由予不孝讀書士子佯若不知謂予開媒榮冒進之道此亦不孝建功湯置之又曰不思國祚不思其君噫彼

趙暉難兄難弟七十州若用固執其弊難勝特遞李澈除授  
嶺伯當日辭朝又曰今日趙琰逐出江郊又傳曰其君不孝  
其臣何無狀今番之教視若尋常今日諸臣何無鷹鸞乎奚  
特無禮於君亦無禮於國初矣藥房請入侍進湯劑不許四  
啓不允又曰明年何年諸臣曰慶予心一倍彼趙琰無一字  
半句及此為今臣子誦下教憶國初佯若不知何有臣分寔  
予不孝藥院是日七啓時原任大臣政院請對晚始引見進  
湯劑以諸臣不請罪琰更下鷹鸞之教仍命放逐田里二日  
明日琰從弟暉中柑製親試居七日始下直赴之命及三洞  
儒生科琰之弟瑗得抄始命解琰逐田里之教勿施明年正月因姜

趾煥事趙琰解命復  
勿施後數日還叔

### 庭試重試事

臘月初命春秋堂上往江都就太祖實錄丁亥歲終有可繼  
述之事考出以来回奏以當年臘月十六日有設酌之事遂  
命其日設酌命大臣國舅侍從入叅十四日幸彰義宮潛邸  
留宿引實錄之文有德壽宮燕喜坊者今在何處令政院考  
之不得乃教曰此乃繼述事知之然後乃可回駕頃年所欺  
於趙榮進以致夜勞今番詳細知之然後回駕大臣以下請  
對此非倉卒可者夜又深請還宮不允教以不然當往鍊戎  
臺乃不敢言明日還宮又明日即十日詣景福宮舊基設酌仍

設文臣庭試添以重試之名御題憶昔追慕萬倍賦取前掌  
令李之悔等六人即日唱榜賜舞童又數日或云燕喜坊在  
今昌慶宮德壽宮終不得之命昌慶昌德景福宮近處儒生  
試科親臨名曰三洞儒生科御題三陽回春萬品親賦取魚  
錫定賜第十二月右相金尚喆啓曰頃日有見欺榮進之教  
榮進當初所奏不過考籍仰對則見欺之教似未燭其本情  
況為人臣而欺君上其罪如何 上曰所奏誠是其下教抹  
去可也榮進初遭此教不引嫌處城內乃令大臣奏達戊子  
忽拜都承旨出謝又因書光佐復官傳教為世所嗤

持平申益彬上疏

丁亥至月

疏曰鄭履煥之疏亶出忠愛而乃使庭請討罪然庭請之法  
自有次第一臺發啓則兩司次之三司又次之然後始有百  
僚庭請之舉而今此不有格例一言不緊迫令大官為此庭  
籲之舉以啓後來無窮之弊至於口奏一事雖出孝心而正  
是無於禮之禮或近於褻瀆向者成川府使李復祥實無西  
邑不可赴之義此豈可奏於莫重之地哉提學之任號稱清  
顯不即膺命固也禮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既至門至階而  
猶必三讓此非慢蹇也乃禮也向者兩提學之不即進而輒  
以此加罪非禮使之道也徐命臣鄭存謙為提學不進命除邊將李時中事不  
過一山訟各付有司而治之足矣而觸風寒而親訊之禮曰



刑不上大夫孔子見齊衰必式時中時為堂上而居母憂書曰刑不及嗣因其子之事而及其父其時諸承旨玉堂無一匡救竊慨然也傳曰鄭履煥事其所叅酌亦是寬典焉敢復提申聞鼓乃國初通下情之意而徐命臣壅蔽為事能猾李時中代其子陳章只尺帳殿專事欺君而右袒時中若是放恣徐命臣三讓一揖之言亦近無嚴黨習特甚追思膽墜其欲呼告將呼於何此乃苦心申益彬不知其君之心乎此余不肖永刊仕板掌令李弘濟上疏救不允

